

年

卷

期

12

2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I No. 2 (145)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四五號)



第十二卷 第二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關稅會議

行將開幕之關稅會議已早引起國人之注意而稅制稅則之前因後果尤爲吾人所不可不加研究者下列各書足資參證

中國關稅制度論 一册 一元

李達譯 關稅問題爲財政上之中心問題，而我國關稅制度，尤爲複雜。本書詳述其沿革內容特質及其影響，對於將來之海關制度，討論尤詳。

中國關稅問題 一册 一角

馬寅初著 本書首述吾國海關稅則之根據，與進出口稅則之缺點。次論修改稅則之困難，及關稅與整理公債基金之關係。最後對於「二·五附加稅」「裁釐加稅」兩問題詳加討論。留心關稅問題者，不可不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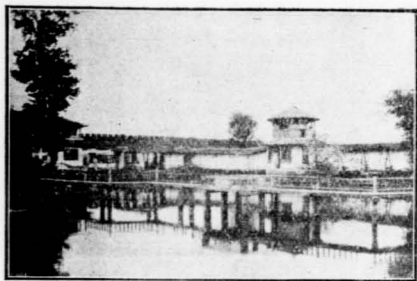
中國釐金問題 一册 三角半

王振先編 本書搜集各種檔案文件，凡關於釐金之弊竇，以及裁撤後如何整頓稅源抵補收入等重要問題，無不綱舉目張，詳細說明；不獨供理財家之考證，亦且爲留心時事者所必讀。

今世中國貿易通志 一册 二元半

陳重民編 本書以統計爲基礎，敘述對外貿易之情形，計分三編：(一)對外貿易之大勢(二)出口貨物(三)進口貨物。內容力求實際，尙不空論。讀者得此，於我國對外貿易之消長，及各國對華貿易之概況，瞭如指掌。

商務印書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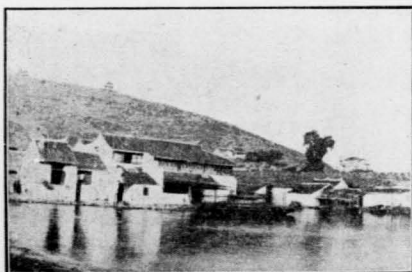


常 熟 靜 園 風 景 李 濟 明 君 贈





常 熱 虞 山 風 景
李 濟 明 君 贈



黃毅先生墨蹟之一

為教子難言
如坐井觀天

黃毅

黃毅先生墨蹟之二

德樹心田家常種福

香浮學圃人盡鋤經

黃毅



編者與讀者

寒玉

▲本期有幾篇作品，照我們的眼光看來，很有一讀的價值。賊學博士本期所登的僅全篇三分之一。未窺全豹之前，我想定有許多讀者誤會是一篇偵探小說。其實不然；請看下期續載的，便可明白。汪劍餘君的吳樾是一篇血性的作品，細讀一遍，氣爲之震。上期預告寒玉的一·勿·人，因爲他種關係，稍緩刊登，另介紹一篇卓呆先生的早了。

▲英倫縊屍記前因馮六先生另有要事，譯稿未到，刊至十卷三期即行停止。從本期起，繼續刊登，情節愈出愈奇。讀者如有未窺前十四章內容者，可從九卷第一期購起。

▲下期可以預告的，有賊學博士的中段，吳無我女士的「櫻花下」，張枕綠君的「孝的買賣」。此外有幾位諸君沒有會過的作家，如匡潤之君的「古道」，描寫一個風氣閉陋的內地的女子，因爲不克自由求學而自殺，很是慘痛。洪振周君的「新式的戀愛」和三星女士的“Good Night”初看似乎是帶些滑稽意味，其實是社會上一種可痛的現象。譯作有謝儀女士的「扒手」，絲環君的「牧場艷跡」，都是歐美名家的傑作。長篇有英倫縊屍記，古城得寶錄兩種。

▲第十卷第十期的「缺題」懸賞徵題，現已結束，在下期揭曉。應徵者注意。



小說世界 第十二卷 第二期

封面
與
插圖

亞美利亞喚其排之處女
常熱風景——黃毅先生墨跡

編者與讀者

賊學博士……………勁風

蛟河秋立……………胡伯寬

未嫁……………春野

畫蝶妙法……………

早了……………卓 呆

越做越不通……………洗鳳樓

目錄





莫等閒齋滑稽話……………悲天

離鄉……………學敏

吳樾……………汪劍餘

□西笑……………霽虹

夜哭……………謝綠岑

□心潮錄……………厲南溪

□英倫縊屍記……………南海馮六

□那末性命吧……………唐希賢

至死不悟……………淡僊

□止菴筆記……………

□古城得寶錄……………天游



胸肺疼痛 身體虛弱 已歷三載 有餘服及 廉用士章

大醫生紅色補丸 獲強健胃 納增精神 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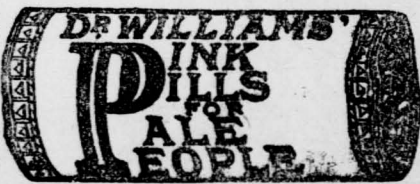
何君甯能原籍福建清鏡江鄉旅居巫來由聯邦小吡叻實吊遠金榜古實吊遠貿易有限公司為司帳之職曾患胸肺疼痛身體虛弱精力盡失胃口不進以致日問因倦欲睡不能從公辦事如是在該處貿易公司為司帳之職曾患胸肺疼痛身體虛弱精力盡失胃口



謹防為要

凡由此大瓶論十數 或百數出售者 並非韋廉士大 醫生紅色補 丸也乃是假冒誠 恐有害於貴體也

不進以致日問因倦欲睡不能從公辦事如是在該處貿易公司為司帳之職曾患胸肺疼痛身體虛弱精力盡失胃口
 三年有半延聘中西名醫試之各藥毫無效
 紹友余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服至六瓶體力漸復舊觀
 甫及一月即覺胃口大開精神百倍
 連服漸愈及至六瓶體力漸復舊觀
 平深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
 壯喜樂皆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
 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
 已歷三十五年之久曾經治愈血氣衰弱諸症
 虛百損少年虧傷胃弱不化胸氣衰諸世
 瘋濕骨痛神效凡經售者均有出售
 科各症尤為神效凡經售者均有出售
 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瓶八元郵力函購或於內



此乃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真樣

韋廉士大醫生藥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賊學博士

勁風

業學徒。我拿手的本領是「金鷄納霜治寒熱，化合碘酒塗瘡癤。」自從卒業以來，餬口維艱，湊巧遇着這位賊學博士，登報招請副手；說明要略知醫道，爲人精明。曾讀過福爾摩斯探案全集者，我自揣這兩三種資格，尙有把握，便上門自薦。

記得那天我剛躡進他門內，便聽見哈哈帶笑的聲音喚道：「華生，我知道你這時候定要來了。請坐請坐。」我聽了聲音，只看不見人。一隻老大的軟榻，擋住去路。我正在徬徨躊躇的當兒，那聲音又說起來了。他說道：「我知道你昨天晚上，一夜不得好睡，今天又起得很早。只到老虎灶上買了兩根籌的熱水洗臉，路上

博士。他的專門科是罪犯學，特別專門研究的賊學；（因爲他慨乎我國近來盜賊橫行；偷竊案子，遍地皆是；他有見於此，故此犧牲了他目的專注的哲學來研究賊學。）故此得了賊學博士學位。至於我呢，原也有點小小前程；高固然不高，然而却也不低，只是個祖傳三等土產西醫的畢

（上）華生的由來

「華生！案情緊急，我們應當趕快動作纔好呢！」

讀者且慢，我先要將「華生」兩字的來源解釋清楚，然後纔好記述下去。

我的東家是西洋留學回來的

覺得肚子餓了，便買了幾枚銅元的
菜飯，一邊吃一邊走。哈哈，華生你說
我猜得對麼？」

我聽了他這些話，不禁吃了很
大一驚，暗想這人本領不小，怎麼我
從昨夜到此刻所做的事，他竟如目
見一般！我正癡癡的想着，他又如同
得了我腦筋的電報似的，哈哈大笑
着說道：「這有什麼稀奇，讀外國書，
所學何事？連這一點本領也沒有，還
頂什麼賊學博士的頭銜！來來，請坐
罷。」說畢霍地從那隻大軟榻中站
了起來，我又吃了一驚。我挨過去坐
在他對面的椅子上，乍見他的面目，
不覺嚇了一跳，原來這位先生竟不
是敵中國人。他的像貌同那柯南達

爾偵探小說集中的福爾摩斯肖像，
一個模樣；嘴裏也是含着那種煙斗，
高高的鼻梁，凹凹的眼睛。眼中還發
出灼灼的光芒來；連頭髮臉皮的顏
色，都一一逼肖。我正詫異的當兒，他
又說道：

「華生，這算得什麼。你不是心
裏驚疑我怎麼知道你的事麼？哈哈，
我不但是知道你昨天到今天的事，
連你的出身我都知道了。我且解釋
給你聽罷。我說你昨天睡得很晚，是
根據兩種理由：一、上海的習慣，多半
喜歡晚睡；二、我的廣告昨天纔登出
去，像足下這種窮朋友那裏還有閒
錢買報看，必是晚上在那裏叨光看
看別人的報紙。忽然見了這段廣告，

又正賦閒，那有不想高就的道理。只
是滬上碎了飯碗的人極多，只要有
了一個吃飯的位置，自然大家都要
來搶。你只愁弄不着這個位置，故你
苦苦的打算。如是，所以我說你一夜
不得好睡。至於說你起得很早，那只
要聽你臉上的神色就知道了。還有
一個根據，就是我這敵寓離熱鬧市
場很遠，交通不便，像足下這樣的人，
當然無錢坐人力車，只好勞動尊足
了。我假定足下是住在北火車站，或
虹口，或閘北——因為那裏的房租
便宜——步行到敵寓來，至少也得
三個鐘頭。就算你能乘一段電車，路
上也得兩個半鐘頭。而且我廣告上
限定是八點鐘到此面談，因此料你

必是起得很早……」

我聽他說了這兩段理由，雖覺平常，却是事實，不禁油然起了佩服的心，把他當作真福爾摩斯一般。但又疑惑道：「睡晚起早，固然推想得出來；但老虎灶上買水，半路上買菜飯吃的事，他怎麼又知道呢？」我剛想問他，只見他眼睛瞬了幾下，嘴裏吐出一口濃煙出來，接着說道：

「買水洗臉的事，更不足一料；因為上海地方除大戶人家以外，少有不老虎灶上買熱水的。但像足下這種環境，本不大够買熱水洗臉的資格，我其所以冒險猜這一着，是另外根據了一條理由，因上海謀事，必要衣服穿得整潔，臉兒洗得白白

的衣服整潔一項，是你的力量辦不到的，臉兒洗得白白的一層，却有辦到的可能。尊駕平日洗臉，冷熱水大概都用過，知道冷水洗臉，非用外國胰子而後加上乾手巾的摩擦，頗難除去污膩；熱水却有這種功用。今日既要到鄙人這裏來謀事，少不得要用六文錢的熱水替尊容開光。哈哈，有了這條理由，所以我膽敢猜你是到老虎灶買了熱水洗臉的……」

我聽了他這段話，不覺有些扭妮不安，喜得無人旁聽，倒也由他。博士狠命拔了幾口煙，忽地自語着道：「對於餓紋一項，此後還要仔細研究研究纔好呢。」他噤咕着，忽又朗聲對我說道：

「華生，足下對於臉上的餓紋有什麼發明麼……譬如說像足下這尊容上，一條青，一條黃，是餓了多少時候的成績？依鄙人看來，怕至少也有三個月以上不得飽食吧！」他說着，陡然從衣袋中取出一本小記事冊，搜搜的寫了幾行，一壁又噤咕着道：「譬如假定他有三個月不得飽食，臉上即有很顯明的青黃條子……這青黃的條兒，一定是依餓飯的程度發展——這是應當根據科學探尋的——假定他只餓了三個月」說畢又定睛對我臉上瞧着，好像是在那裏默數我臉上的餓紋似的。我也不知是由於好奇心，或是傾佩心，或是巴結飯碗心等等的緣

故，竟將我這副尊容湊了過去，好讓他瞧個仔細的意思。只見他揮手對我說道：「華生，謝你的好意，這裏光線很足，我的眼力也還算不錯，尊紋我已觀察清楚了，請不必俯就罷。」

我心下想道：「這位先生到是有學問的態度，對人很客氣呢，要遇着第二三人，怕不要拿顯微鏡架到我臉上來看麼？我默默感激着，他又對我說道：「半路上買糝飯吃的案子，是由兩種理由考察而得。一、足下府上想必無隔宿之糧，到這裏來又是步行，足下餓久，消化力必強，於是半路上定有些支持不住。據調查所得，上海灘上，早晨吃食，以白糖蓮心粥、油豆腐、糝飯、燒餅、生煎饅頭、湯

麵、餛飩、大餅、油炸燴等等。這幾種中，如白糖蓮心粥、燒餅、生煎饅頭等，是比較貴族一點的食品，如湯麵、餛飩等於行路人不宜。就中只有糝飯、油豆腐、大餅、油炸燴四種於足下最為相宜。然而這四種中的油豆腐一項，雖說比較有滋味些，然而不能果腹；大餅油炸燴果然價廉貨實，不過在路上吃起來未免有點不雅相；而況足下雖窮，尚不致窮斯濫矣，却還喜歡愛點小面子，顧全身份。對不對呢？只有那糝飯一項，飯是糯米蒸的，最能襯肚皮，糝飯中至少有半段油炸燴，吃起來頗是有點滋味；並且裹在手帕中，走幾步吃一口，路人不見，不致損失體面。有這種種好處，所

以我敢大膽說足下必在半路上用過糝飯啦。」

我聽見博士說到這裏，不禁佩服到了二百四十分，只有連連點頭，表示我心中傾佩的熱度。這時候頗想打疊起精神，搜索幾句有見識的話來顯顯我的能耐，無奈餓肚皮吃了糝飯，只覺得油炸燴夾飯飯氣，一陣陣的虛湧上來。除此之外，竟無所得。博士運着神光只在我頭額上刷去刷來，好像要代我檢查腦中的思想似的。我心頗有些焦急。假如我這時候，不再說點什麼，恐怕飯碗有些難得到手呢。急了約莫好幾分鐘，被我急出一個問題來了。因我剛才進來的當兒，見博士門口掛着一面牌

子，上寫着，「謀事者即請入內，人滿即停。」云云，我想不如乘此探探他的口氣，到底要招幾個職員，我個人有點希望否。想罷，便代笑開口問道：「剛才我走進貴辦事所……」

我的話剛說了一半，博士便陡地站起來拖着我的手說道：「伙伴，隨我來看。」我隨着他走到門口石級下，轉身站住，博士指着門問我道：「你看得出有什麼痕跡來麼？」我立刻瞧那牌子，只見先前那上面懸着的一塊紙牌，早已不知去向，却另外有一塊金光澈亮的銅牌子，上面寫着「私家偵探留美賊學博士辦事處」幾個大中國字，另外還有兩行英文，大約也是同樣的文字。我剛

瞧畢，博士鼓掌笑道：「何如，我知道你一定瞧不出我的路數來。哈哈，伙伴你且坐在我原先坐的地方，瞧瞧那對面懸着的一面鏡子中，看有什麼東西出顯否？」我立刻跑了進去，坐在軟榻上，對鏡中一瞧，不禁一奇，原來這鏡中所顯的，正是博士辦公室的門口，博士一人立在那裏，正對着我做鬼臉。一會兒瞧着博士上了石級，開門進來，忽地不見了；一會兒聽見脚步聲響，忽又見博士正立在軟榻後面裝着鬼臉跳舞。我以為他拖我出去是叫我知照紙牌子已經取消了的意思，那知不然。他所猜的是另一件事，但是他這所指的又是何事呢？我正莫明其妙的瞧着

時，忽聽博士怪聲說道：「老友，還不明白麼？」一壁說，一壁走了過來，坐在我對面的椅上，燃上煙斗，繼續說道：「剛才你一開口我就知道你是要探問我的祕術。因我剛才對於你一切經過，種種猜想的理由，都是根據你的尊容。我既是背身坐在軟榻中，却怎能瞧得見你呢？哈哈，返光啦。就是這返光鏡啦……這一套返光鏡還是從倫敦帶回來的。論起這鏡子的價值來，真是其用無窮。你要曉得我們做這種事業的人，仇人必多。假若他要來登門行刺，我早從返光鏡中瞧出他的舉動來。這是我們應有的防衛法；其餘如福爾摩斯那次防備無聲鎗的假人，我也備了一副，

不過目前還用不着呢……華生老友，這一切都明白了麼？

博士吐了幾口濃煙之後，又接着說道：「老友……你知道我爲什麼要找一個精明醫術的人做幫手麼？這件事與我的目的有大關係。我頗希望將來能與西方的福爾摩斯並駕齊馳；希望人人都稱我爲東方福爾摩斯，那就夠了。我熟讀福爾摩斯案全集，及最近得意之作；不敢說能澈底明白，但也頗有些心得。對於福爾摩斯的爲人，我却能揣摩得來，只恨我這黃臉黑頭髮有些討厭。幸喜我有一位知己的朋友，幫我在法國定製了這一副假面具……伙

伴，你以爲你所聽見的是我的真面目

麼？哈哈，真面目那有我這假面具值錢。頭一樣，我這賊學博士的西洋頭銜，就要當好大的事。中國人見了我們留學生，少不了要另眼相待咧。第二層，我這層福爾摩斯的假面具，還怕不把中國的強盜嚇死麼……伙

伴，一切都預備好了，所差的只是一位志同道合的「華生」今天足下

既肯惠然下教，必定不嫌鄙人淺薄。

從此以後，鄙人就是福爾摩斯，足下

就是華生……當然，真華生是個很有能耐的醫生，我所以聘請足下，不過是聾子的耳朵；「點綴而已。」至於足下薪水一層，鄙意亦會計及；足下從此可以在這裏住宿，以便司理一切雜務；此外每月由鄙人津貼大

洋五元，另加三元車馬費。如生意得手，照二八抽頭。如此辦法，足下以爲何如？說畢，也不管我答不答應，便就革盒中取出絃琴來，調着絃子說道：「華生，你喜歡最近的瘋狗舞麼？」

我道：「一會兒，博士忽然停了琴，喚着

「華生，案情緊急，我們應當趕快動作纔好呢！」

我聽了不覺一怔，莫知所指；正惶惑的當兒，忽然聽得門響，一位很體面的人奔了進來，急匆匆的問道：「博士先生在家麼？」我方要答話，只見博士順手將桌上的一隻手鎗抓起來放入袋中，對我說道：「華生，

我聽了不覺一怔，莫知所指；正惶惑的當兒，忽然聽得門響，一位很體面的人奔了進來，急匆匆的問道：「博士先生在家麼？」我方要答話，

只見博士順手將桌上的一隻手鎗抓起來放入袋中，對我說道：「華生，

下從此可以在這裏住宿，以便司理一切雜務；此外每月由鄙人津貼大

一切雜務；此外每月由鄙人津貼大

案情緊急，我們快隨這位先生一路去罷。」我心裏奇怪不過，只怔怔的瞧着二人。博士對着來客舉手說道：「足下所尋的，便是鄙人。如今案情

緊急，無暇在這裏閒談，我們就此走罷。」說畢，就摻住那位目瞪口呆的來客，走了出去；我也只得緊緊相隨。

但是來客何人，案情如何，博士如何探案，結果如何，只好隨後再記罷。

（上段完，下期接登中段）

蛟河立秋

胡伯寬

一年容易又新秋。蟋蟀聲中動客愁。疏雨纏綿瓜菜地。晚風迎送豆花疇。農人護稼芟荒草。稚子執鞭驅犢牛。大好山村饒野興。乍涼餘暑未全收。

金斗宮曉望

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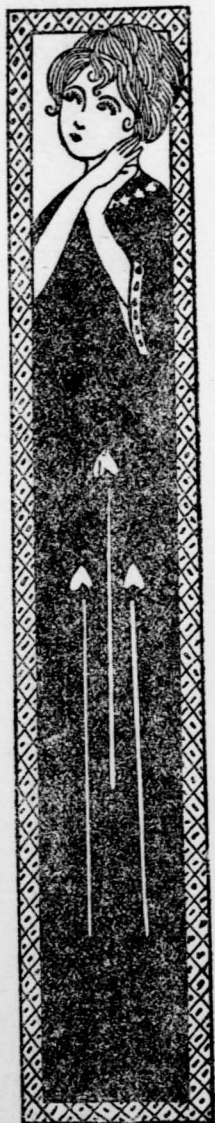
清晨古寺靜無譁。曉霧瀾漫曲徑斜。好鳥飛鳴迎旭日。野花爭豔妒朝霞。依山嶺樹千重綠。傍水煙村四五家。暫憩蓮華絕頂上。黏天碧草望靡涯。

究竟

凡事皆必窮其究竟，而後能得實際，儲蓄一事，尤爲人生所切要，更不能不窮其究竟，試問人生果何爲而欲儲蓄，非所以備日後緊急之用，與期滿整數之收入乎，然試問儲蓄之後，究竟能否於緊急時應用，又於期滿時收入整數，是必於儲蓄之初，慎擇可靠之儲蓄機關，方能如願，然又試問，究竟如何方爲可靠之儲蓄機關，而能安心儲蓄，則第一，當求證據，第二，當視憑信，斷不可爲空言所欺騙，閱者試考歷次時局緊急之時，本會對於儲戶應付裕如，是否確有證據，本會已有保障儲款之財產一千餘萬，彰彰在人耳目，是否確有憑信，故層層推究之後，苟能儲款於本會，方不失儲蓄本義，而得其實際也，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
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



未嫁

本刊徵文首春野
獎「蒼桑」作者

石莊君正是從前跟我學英文數學的九位學生中

之一個，但他現在也在北京一個大學校裏讀書了。當他聽說我在此地的消息時，馬上就來看我。他一對烏黑瞳子，老是凝視在我的睛仁裏；而那微笑時便團扁得像金瓜似的臉，使我一見就深感着七年前教他們書時的情景。其實那時候我正和他們差不多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孩子，一直到如今，纔漸漸認識了自己。因此之故，想起往事時，便多麼不安，生恐怕他們中有人學問進步之後，

想起那時我 syllable 都弄不清，formula 也證不明的教授程度，真不知要怎樣罵我哩。誰知今天見着他，他還和從前一樣的誠懇地望我。我一向不願意察探他如何尊敬我，因為他比我小不了兩歲，但是我知道除開十分推愛以外，現在是多着一種久別重逢的情愫。

我看那刺刺的鬚根子，已估滿在他的上下頷，我說：「我們現在都不再是小孩子啦！」他笑，我也笑。

在我的牆上，他發見了一張照片。坐在我肩右的是

一個女子的像。他注視了半天，忽如想着了什麼事的問道：「聽說你已經……，這位可就是你的……你的……？」他到底總是新從內地出來的青年，所以簡直很羞澀地完成不了他的問話。其實他真也不能夠知道這位和我並肩攝影的女子，在他應當怎樣稱呼纔合式：是「尊閨」呢？「尊夫人」呢？「嫂夫人」呢？「未婚妻」呢？或者是「your lover」呢？「your girl」呢？甚至於「肥羊賽」fiancée 呢？——而且我可斷然地說：這最後一個名詞，從前我就沒有教過他；後來他的英文先生們，教過他沒有，那我是捉摸不定了。但是我馬上領悟過來似的，接着道：「是的。但是還沒有結婚，——今年冬或者明年春。」他聽了這話，像是默契了，面有喜色。我很滿意他這樣聰明。可是他忽然感觸了一件事，帶着同情的聲調，使勁地說道：「密司李也還沒有出嫁哩！」

「啊！她也還未出嫁麼……？」我的心便沉重了。其時我的年紀不大，而且又很窮，但維其如此，纔有

一個苦心做人的寡婦，願意將她那送上女學堂唸書的獨生女兒給我。我開始教書不曾過多少日子，這一班學生便對我說，差不多每天三點鐘後，就有一個婦人或者同着她的同伴，在離巷口不遠或不近的地方，等着看我，要為她心愛的女兒物色一個快婿。因為這個報告，我每次走出巷口後，總很慎重地轉臉向右邊看看，然後纔謹慎地邁步向左。到得書房門口時，用着我認為極合式的姿勢，收那當時最新式時髦的遮太陽的愛國紙傘，然後還要用最銳利的目光，對外面打一個旋周，看到底在何處有那窺視我的眼睛；於是纔進去關上門。照這樣仔細的做，竟不幸一次也沒獲着我的目的物。但是我賴着這般的鼓舞，就是極累重的六堂七堂課後，還能高高興興地來書房授課。否則，全靠着那到月十塊錢束修的激引，最多也不過只能使我有——一禮拜的高興，等錢用光了時，便會無心來繼續教書的。

不過天雨的時候，實在令人不大舒服。平時十五分

鐘的路，這時穿着那又大又笨的釘鞋，從那深厚的爛泥裏一步一蹶的走來，半點鐘也不够。而且從巷口一直到書房的兩旁人家門戶，多半是關着的，想到那窺伺我的人，一定是不會在那裏做她那日常的工作了。所以愈使我一走一怨的不高興了。可是後來學生們告訴我，「就是下雨，她也還在那裏等着看你！」這一樂豈同小可？於是即在江南梅雨季裏，也使我未嘗有一日的缺課。——說到這裏，鄭君目合口張，表示其永未忘却的甘味，又好像有感激不盡的情愫。我遞一枝紅金龍給他，他吸着之後，噴了一口煙，纔繼續道：

有一天他們中有幾個大學生，當我講完功課後，唧唧地背着我談了一會，然後便有一位做代表似的，——也記不清是石莊君還是那一位姓孫的了，——帶着笑臉問我道：「我們哪一天吃先生的喜酒呢？」你說這句話所給我的，是什麼味兒？但我滿不在乎似的說：「什麼？那來的這句話呢？」

「滿街上都這樣說了！」他們一齊同聲肯定着說。
「真的呀！我家媽媽親自聽着李大姆說，是先生自己承認的。八字都送過來啦！」首先發言的那一位說。

「可不是嗎？就爲這件事，我家姐姐有一天還陪密司李上街去看了了一天的綢緞衣樣哩。」別一個學生說。

「這從那裏說起呢？」我又驚訝，又歡喜，又畏懼——驚訝事出的奇特，歡喜的有人這樣肯爲我供獻，畏懼的事情成功時要喪失了我將來自由選擇的欲望——因解釋道：「沒有送什麼八字呀！連她的姓名我還未正式聽人說過。又怎麼說我自己承認的呢？——一定另是一個姓鄭的吧？」

「是鄭先生，不會錯；是先生，你！」

呵！我想起來了！這個密司李一定和我同學的那個密司李是本家。那一天，他來到我自習室桌子旁邊問我多大年紀，我說我多大年紀。他問我那一天生日，我說：「你問我生日幹什麼？難道要替我做壽嗎？」他說：「不

錯。你那一天做壽呢？」我就爽然的合他說了。於是他又問：「你是什麼時候生的呢？」我想這一問可就蹊蹺了。

由我那時候的經驗，覺得人的時辰八字，只有在家裏他的姆媽一個人注意。而且只有她記得着。是預備他有了病或者關於生活發生了問題時，她便好報給瞎子先生，請他去推算解決的。除此以外，這時辰八字可以用得着的時期，那末只有合婚了。我哥哥和嫂嫂訂婚那年，我看他們拿了兩張紅紙來來去去的麻煩了許多天。有一次我在叔父書齋裏正看見那兩張紅紙放在桌上，偷偷的上去一看，一張上寫着些「坤造子丑寅卯……」那一張上又寫着什麼「乾造甲乙丙丁……」後來母親向我說，那就是合婚用的八字。現在密司特李問我生的時辰，難道想替我議婚嗎？當時我沒有像在先他問生日時那樣攔阻他，馬上從從容容地據實將生辰對他說了。——我那是什麼心理，說句良心話，還不是開味麼？——我便將這一回事告訴了這一班學生。並且聲明道：「那時我不

明白啲。給一個同學說了我的生日時辰，不過好頑的一回事，那有什麼關係？」

其實當密司特李問我時，雖然我猜着了只有議婚這一回事；又相信我決不會在我故鄉那樣僻陋的內地，承認什麼婚事的。因為我不甘心把這一件終身大事，輕易地當我在內地做中學生的時代解決了，那時候我夢想着外面的女子，一定是更美麗更活潑更有學問更自由的，無論如何，總比我們內地好到十倍百倍以上。而且我還涎羨着新雜誌和小說上面說的那戀愛生活的滋味哩！但是又何以坦然地將時辰告訴了他，引起那一邊白費勁呢？這實在是我的壞心眼，因為覺得和一個處女議婚，是最有興味的；雖則這婚事不會實現，而在靈魂上，可得着一種擬似的結合！

現在和石莊君談起來，不覺都從心底裏笑將出來，他那金瓜似的圍扁臉上，便多添了幾條笑痕。

一會，他又好像放開他一向關在心裏的疑慮似的

問我道：「就爲這件事情，使你在學校裏曾和誰發生過衝突罷？」

沒有哇，我想。家庭裏到和叔母發生了衝突。因爲母親和哥哥都往省城去了，家裏面只有嫂嫂。叔母卻因爲人家向叔父開婚事談判，給他喝了酒，所以特意來我們家裏問我，並且有一定要我遵從之意。我不知道她是因爲要攔得她家長的權勢呢？或是叔父受人家的囑託太重了；或是因爲她已經窺察着我有艷羨戀愛的志趣，怕我走入了煩惱之網；——所以她逼迫我直至於用了激怒的話說：「現在你不承認，後來莫要像你小哥哥那樣，又在家裏前後怪人說：『二十歲了！爲什麼還不替我娶妻？』你現在不承認，到那時候，再莫要說我們是叔婦就不管事呀！」我馬上截然反對她道：「不怪人！不怪人！就是怪人，也怪不到叔婦身上！」——說過這幾句話，使我很懊悔，到現在還覺得。

石莊君卻說：「我們那一條街上，有一位周奇，那不

是你的同學嗎？聽說他有點醋勁，和你有過衝突吧？」

不錯，我馬上想起來那個周奇。他那一副瘦臉龐，扁豆眼，死鸞眉，凶惡的樣子，一見着便令人想到繡像水滸傳上那一些圖像。疑惑他就是那一百另八員好漢中的一個。所以送他個綽號，都叫他小霸王周通，也不叫他周奇了。

「你就說那小霸王周通嗎？」我問。

「是呀！——小霸王在我們那條街上，『陡』極啦！他打着光棍，我們那時候，沒有那一個不怕他。他天天在密司李家門口轉，不論誰只要在她家門口多站了一刻，他就來啦。立時便給你過不去。一到星期六午後，他多早就回了家，站在街口，一直等到密司李也從學校回來，去家了，他纔轉身。後來密司李一出門，他就跟着，我們遠遠看見她來在路上，馬上就躲到巷子裏，只能在那裏偷看她；要不然給他看見時，就不了啦。小霸王真是一個小霸王。」

「啊！不錯。怪不的自從訂婚謠言發現後，在學校裏，周奇就不和我說話哩！」我說：「僥倖除了他見着我就眨眼外，到還沒有別的。」

我想，那一天清明節的下午到還走運啦！那一天我到書房時，沒有上課。石莊便提議到外面散步，因為離書房不遠便是城牆，城牆裏邊滿都是園圃，坎岡，小溪，石橋，柳樹，土牆，茅屋和人家。那園圃裏，菜花黃黃的，比饑人眼裏的牛餡還好看。并且那溫拂的香味，已經夾在風中吹到書房來了。於是我們踏上了春郊的大道。

在一個石橋右邊，他們指着告訴我，「那就是密司李的家。」說過這話，他們就過橋前走了。我卻要仔細看看，她能夠出來就好了。這是她家的門，她每天是從這門走進去走出來的。在黃昏的薄暮，我想，她也許靠在這門框上。那末是左邊呢？右邊呢？

那門裏，是屏風，屏風下面還遮不着那堂屋裏的桌腿和椅腿。在早上（晚上也該是這樣）她坐在這張椅子

上，不，那一張，看她的書。那末手一定是伏在桌上的。——可惜桌面見不着。——左邊是房門，門窗還是藍布的；怎麼不用一個紅的？這一定不是她的臥房了；她的臥房也許在那一面。——啊，這一面是她的臥房。但是見不着窗子到底是紅色或是藍色了。反正透穿了這土牆便可以看見她；她坐在那一邊窗子底下做手工罷！不見得，也許和衣躺在牀上——但是她何以不走出這大門來給我見一見呢？我要叫：「喂！你出來罷！外面的花氣香哩！柳樹也都發了青。來！我們談談。況且，她們……」但是我叫不出口，只得默默地向土牆那邊點了點首，在心裏說了一個「再會」，我過橋趕他們去了。

不多遠，周奇正在路一邊練他的狗軍，我走得更正經，不是曉得怕什麼，——他不過在學校不和我說話就是了。一直等我走到他對面那一邊時，他似乎纔驀然見着我，馬上也就轉身回到他家門裏去了。那一對大狗，也都搖着尾巴跟着鑽進去，他沒有叫牠們咬我，真不知是

我的什麼幸運。

我趕着了學生們，并不知道他們幹嗎都對着我笑，現在說起來，纔曉得他們是笑我沒有給小霸王侮辱哩。

「小霸王既是那樣保護她，那末何以不向她求婚？一直到如今，她怎麼還是個未嫁女郎呢？」我這個問題是由我自己的經驗發生的。因為在這五年中，我已經嘗過自己那時候涎羨着的戀愛滋味了。

他說：「那怎成呢？李家不肯呀！小霸王不是講了兩年嗎？她家總是不答應。現在小霸王也已娶親兩年，添了一個兒子，老婆又孕了一個，就升做老霸王了！」石莊君說了這幾句，那金瓜的臉，格外扁得厲害，還哈着一張合不上的嘴。

「這個小霸王到底還不是那個小霸王，沒有『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去迫着做人家招贅女婿！」我也笑着說。又道：「那末一定是密司李嫌他像貌難看了！」

「李大姆也不願呀！本來不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

卻巫山何處雲，講你沒有成，後來也就沒有講別人了。」石莊君這樣說。

春野！你想，我心裏是什麼味兒？不過我真不懂，只是嘴上說說好頑罷了，爲什麼竟像有了一根紅絲線似的，便將我的靈魂緊緊地縛住了！

我真對不起她！——鄭君說這最後一句時，他的雙睛，晶盈的含着兩顆不好意思流出來的淚珠，我曉得套在他靈魂上的紅線，現在又在收緊牠的索兒了。

——完——

人生婚嫁，是否皆姻緣前定，月老有憑？此真是
一大難決之問題。觀彼少年挺秀，才似有爲；或芳齡
英媛，貌不醜陋者；每媒妁盈門，限爲之穿。此在舊式
者固然，卽新式者，介紹之風盛行，直五十步與百步
之差耳。試思此時張王李趙，錢褚尤孫，究竟交易誰
成，亦正如錦繡招牌，香閨待客者之任何皆碰機而
已。世人見其機遇之巧，碰的得法，乃謂緣有前生命

無後定，不亦可嗟乎？——然經此媒妁一言之後，藉使未成，當局者之柔嫩心中，每若鑄入金石，終生難忘，偶一念及，又若真有紅線之牽者，此果何耶？吾友鄭君，多情人也，其所遭逢即復類此。渠已與女友訂

白首之盟矣。雖未結綰，情如鸚鵡，有足羨者。乃日前渠故鄉來人，談及往年某姓與之提姻舊事，使渠引動情絲，迴戀不置。昨日休沐，來與吾言，尚依依如有不禁。感我既深，乃錄其言。

記得從前少的時候，常常到花叢中間捉到幾十個蝴蝶，帶到家裏做種種的玩品，最有趣的莫如像以下的一種。

將捉來的蝴蝶，把牠們美麗的翅剪下不要傷害牠們的身體，仍原放牠到花叢裏去生活，用牠的翅做材料。

裁幾張和明信片相等的厚圖畫紙，在這紙上用潔淨的筆蘸些薄的膠水（阿拉伯樹膠）塗兩三個蝴蝶的形狀；再用小鑷子，鉗起蝴蝶的翅，放在所塗的膠水上，另用一張薄紙罩在蝶翅上面，用手掌輕輕壓實，大約一分鐘將薄紙掀起，并用鑷子把蝶翅鉗起，只見圖畫紙上已印有美麗的蝴蝶。原來蝴蝶翅上的粉，都被膠水膠牢了印在圖紙上。再用顏色筆添畫了蝴蝶的身體，那就詡詡欲活現在紙上了！用「噴水器」噴些稀薄的膠水在蝶粉上面，則更加堅固，永遠不會脫落。

用這片贈送給親友，一定受人歡迎；鑲在玻璃框，掛在書室裏，又特別又美觀。

畫蝶妙法



早了

卓
呆

偵探長陸伯初在桌子周圍踱着。似乎很難受。他默然不做聲了。新聞記者杭德松看着他的神氣。便很有趣的微笑着。說道。你也不用如此擔憂。問題非常簡單。一言以蔽之。曰警察沒有頭腦。就是警察毫無能力啊。偵探長就坐到自己椅上說。你們報館方面。就可以這麼斷定麼。杭德松道。可不是麼。昨夜殺死蒲利孟一事。難道你們有了什麼線索麼。偵探長道。你這麼一說。卻是……他又悄然的說。不但沒有線索。而且還無從下手咧。杭德松道。如此說來。昨夜殺死蒲利孟的凶犯。如何捕捉到手。還沒有辦法麼。偵探長道。有了辦法。也不用如此亂想了。杭德松說。那

麼全是暗中摸索麼。偵探長聽着。點頭。杭德松又道。如入五里霧中麼。偵探長又點頭。杭德松再想開口說出什麼來。偵探長忙道。討厭討厭。請你去罷。你也知道我很忙。偵探長到底生氣了。杭德松說。去了去了。我也

很忙。你還是少使神經疲乏爲是。哈哈。失陪了。杭德松冷笑了一陣。走出偵探長室去咧。偵探長目送着他。兩肘擱在桌上。強裝做很鎮靜的樣子。

上一天下午六時不到一點。某旅館中的旅客們。聽得有什麼墜落之聲。這聲音像是濕的被在地毯子上叩着。大家也不甚注意。八點半鐘有人來訪客人蒲利孟。只管叩門。無人答應。當他是睡着了。在鑰匙孔內一張。見地板上有什麼長的東西橫着。此人是爲着生意上的事。與蒲利孟約定了來的。想蒲利孟決不會出去。便喚了旅館主。再由旁人幫着。打開房門一看。蒲利孟頭顱已破。死在地上。

從室內器具看來。可見是猛烈的格鬪過。大約用花瓶擊破頭的。門旁有一血淋淋的花瓶滾着。蒲利孟這人。一向私販煙土。官廳很注意他。可惜沒有證據。也無可如何。發見凶案的訪問者。與此事毫無關係。那是立刻可以證明的。一檢查死尸。方知已死了兩點半鐘。換一句說。可見是六點不到些行凶的。其時此人適在他處。有人可以證明他。不過派偵探往四處調查。至今尚無眉目。那問題的花瓶和器具的光滑部分及門上握柄等。用了白粉水銀。還是得不到一個指紋。此案太簡單了。無從入手。僅僅是六時前有人進來用花瓶擊死蒲利孟。然後出去罷了。事實只此一點。這事實正在偵探長陸伯初腦中反復時。室門一開。露出秘書史君的臉來。說道。巡警杜宜敢要見。像是捉到一個人了。偵探長說。叫他進來。於是肥大的巡警杜宜敢。帶了一個瘦小的男子進來。很得意的說。長官。就是此人。居然捉到了。偵探長問道。什麼事。杜宜敢說。殺害蒲利孟的犯人。偵探長聽了很驚。杜宜敢說。我看他神氣可

疑。便在復興館飯店門口捉住他。他自己說是殺死蒲利孟的犯人。喂。對不對。殺蒲利孟的是你麼。方才你不是說過的麼。巡警用力把此人的身體搖着。此人答道。是的。殺蒲利孟的是我。巡警放了手。偵探長也鎮靜了些。就問那人的姓名。他答道。叫賈美郎。偵探長問什麼理由要殺害蒲利孟。他道。我是報仇。蒲利孟真是應該死的。偵探長又問。你有什麼怨仇。他道。這些事情。你們不明白的。我既招認了。還要多問做什麼呢。偵探長點點頭。回頭向杜宜敢道。關他起來。你可以升了。偵探長自己也樂得不得了。出了案子不出二十四點鐘。已捉到犯人。這還能說是警察無能麼。最好趕緊去通知那譏諷家杭德松。使他吃驚一下啊。偵探長微笑着。正要取桌上電話機時。史秘書又開門進來說。來了一個亂暴的人。強要見您。偵探長道。什麼事。史秘書道。他不肯說。又問是個何等樣人。答道。面目很可怕。偵探長道。不妨放他進來。一回兒一個高大漢子。大踏步進來。立在桌前。說道。康阿英就是我。不是名字很

熟麼。偵探長也道。確是像聽得過的。其實這康阿英三字。不用想得。偵探們都曉得的。是個大流氓。偵探長道。你來此何事。他答道。我昨夜結果了一個人。特地來通知你。叫你歡喜。偵探長一聽。身體機械似的立起來。問道。什麼。在何處。是什麼人。他答道。是蒲利孟。偵探長再坐將下來。凝視着此人顏面。說道。康阿英。你別來胡鬧啊。他答道。豈有此理。胡鬧會說這種話麼。這是真的話。我昨夜殺死蒲利孟。真是快事。那種人怎麼可以放他活命。偵探長將全身重量靠在椅子背上。呆呆想着。既經有了一個招認的人。怎麼還會有人自首。說不定二人是共犯啊。又問道。康阿英。你是一個人幹的麼。他答道。是。又問道。沒有叫人幫忙麼。他說。誰也沒有。偵探長說。你不用包庇。我們已捉到一個犯人在此。你還說不知道麼。康阿英仍舊說不知道。我一個入幹的。偵探長道。阿英。你的說話很不可靠。康阿英道。爲何。怎麼不可靠。你只管問我好了。我昨夜去問他買士。蒲利孟竟疑我是偵探的夥計。不肯賣給我。本來還有

別的事。我康阿英豈肯受他的欺。爭了幾句。自然動手了。用花瓶打了一下。他竟倒在地板上。就此死。真不中用。偵探長聽了。非常吃驚。花瓶一事。各報還沒登過。這是警廳關照過的。他既如此詳細。那一定是真犯人了。他又道。我起初想暫時躲一下。然後逃走的。後來覺得太不像好漢。所以情願監牢裏去住一下了。偵探長一按電鈴。叫一個部下。吩咐道。可將此人關起來。不必記在簿上。方才的一個人。叫什麼啊。是的。賈美郎。快些帶他來。一樁殺人案子。有了全然沒關係的兩個犯人。決不會的。定有什麼誤會。這新問題又使偵探長陸伯初懊惱了。只見祕書史君帶了第一個招認者賈美郎進來了。偵探長勃然大怒道。賈美郎。你並沒有殺害蒲利孟啊。賈美郎一聽。很爲驚異道。這是什麼緣故。說過好幾次了。是我殺的。問道。爲了何事。賈美郎道。這卻有個緣故……總之打起架來。所以把花瓶結果了他的性命。他也真不濟事。一下就死了。偵探長說。後來怎樣。賈美郎道。我措了花瓶和握

柄等。就此出來咧。偵探長怒道。說謊。賈美郎。你全是謊話。他反問道。爲何。偵探長道。真犯人已經捉到一人。你一定什麼誤會。才說出那種話來的。美郎訝道。什麼真犯人。真犯人是。如果另外有人說是殺蒲利孟的。那定是假冒。偵探長高聲道。美郎。你爲何不趁此機會打算釋放呢。我這裏另外有了一個有力的嫌疑者咧。美郎憤憤道。真是胡鬧。不知是何等樣人。豈可來奪我的位子。我是自己殺害了人。還敢到這裏來誇口的咧。偵探長雖做了好多年的偵探。可沒有這種經驗。一個是殺害蒲利孟的。那麼定有一個不是犯人。二者之中。誰是真犯人呢。偵探長一按鈴。命史祕書傳第二個招認者康阿英來。那大漢康阿英。疑惑似的眼色。走進來就凝視着美郎。偵探長問他道。康阿英。殺蒲利孟的是你麼。康阿英應道是我。偵探長又問道。賈美郎。殺蒲利孟的是你麼。美郎也答道是我。兩個嫌疑者互相恨恨的瞧着。康阿英罵道。說謊。你完全是謊言。美郎也說。你是冒充。於是大家互相說是我殺的。三言

兩語之後。爭將起來。偵探長只得先勸止了他們。然後說。若是普通的人。就是真犯人也總想逃避掉的。你二人怎麼只是自己肯認。我實在不明白。康阿英聽了。又對偵探長道。我雖犯了殺人之罪。但是決不肯說謊。昨夜殺蒲利孟的。實在是我。美郎忙說。不要去聽他的話。蒲利孟是我打死的。我當時還擡頭觀看時鐘。記得是六點缺七分。康阿英卽道。六點缺七分。卻是這時間。因爲我踢那死尸時。擡頭看過時鐘的。美郎忙道。你怎麼只是學我的話。我殺了人。我自然在那邊。走出房門時。我回頭一看。見時鐘恰要到六點了。那時鐘又不是停着。康阿英也道。此人大約是瘋子。或者是做了什麼怪夢。否則何以會詳細曉得我所做的事呢。美郎道。我自己做的。怎麼會不知道。於是雙方又爭執起來。偵探長再勸住了他們。說道。那麼一定昨夜在同時刻同地方二人並沒見面殺了同一的人了。二人點點頭。偵探長道。在房內沒有會面麼。二人又點頭。偵探長說。你們二人都以爲獨自幹的麼。康阿英道。誰願和

這種人在一起。美郎也說。我高興與你會夥麼。偵探長再問道。那麼老實說。究竟是誰幹的。二人都答道是我。偵探長更問道。誰與此案無關。二人都道是他。說到這裏。二人又要爭起來。偵探長再把二人勤阻時。二人又爭着說自己是犯人。偵探長道。你二人的話。我都不信。你二人一定有什麼理由。特地在那裏說假話。二人又哀求着。一個道。實在是我殺害了蒲利孟。然後揩拭花瓶和握柄消滅指紋的。一個道。胡說。我措的是自己的指紋。偵探長聽了。默然從抽斗中取出花瓶來。放在二人面前。問道。認得麼。二人都叫道。認得的。這是凶器。說罷。二人又爭起來了。偵探長勸他們也不聽。便按電鈴。也沒回音。他只得再按。門外似乎有爭執之聲。史秘書的聲音。也混在其中。門一開。史秘書紅着臉進來了。說道。來了一個無賴。我不許他進來。見他一定要見。強闖進來。偵探長頗覺奇怪。將要開口時。有一個野獸似的漢子。推開史君。史君再過來時。被他一手輕輕拂開。偵探長道。不許亂暴。你做什麼。那人

笑道。做什麼呢。總之應當見的。偵探長道。所以問你何事。此人說。我昨夜把蒲利孟殺了。說了這一句。我的事情完。其時沈默占領着室內。後來被康阿英與賈美郎打破。這沈默的。二人一同叫起來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偵探長高聲呼史秘書。將康阿英和賈美郎關起來。走到門口。康阿英又回頭道。無論他說什麼。千萬別去聽他。真的犯人是我。美郎也不肯不開口。說道。真犯人是。我。早知如此。何不把蒲利孟的生命留着。倒可以叫他自己指出誰是犯人來了。門一關。偵探長便問第三個犯人道。你叫什麼。他答道。狗肉老唐。偵探長道。你說是你殺害蒲利孟的麼。他點頭稱是。偵探長道。很好。你再說得詳細一點。他答道。我起初就想要他性命的。昨夜到他那邊。因為以前曾經爭過一次。所以一鬧就鬧起來。我舉起花瓶來。就是這花瓶。將他重重一下。他就倒在地上死了。我擡頭留心一看。時鐘恰是六點缺七分。我當時不願自首。所以曾把花瓶和握柄上的指紋揩去。出門時。正打下。偵探長聽罷。走到

門口去。叫史祕書來。說道。快把此人關起來。并且如果再有人來說是殺死蒲利孟的犯人。你可以對他說。今天署中休息。我出去旅行了。費心費心。

歇了一下。偵探長又命史祕書去帶第一自白者賈美郎來。他攔起了腿想着。三人之中。必有二人說謊。或者是那些惡漢們仗義。三個人商量了特地來胡說。打算庇真犯人。或是給他逃走的機會的。這也是他們的常事。并且這三個排斥他人而主張自己有罪的嫌疑者。我又不能將他們解送公堂。怎麼能够在其中選出一個有罪的來呢。除非要證明二人無罪。或者證明一人有罪。或者將內容合同的三個口供中採取一個最可靠的。……美郎進來了。他問道。美郎。你還主張是殺蒲利孟的麼。美郎道。沒有什麼主張不主張。是我殺的。偵探長道。好。我很信你。美郎有些驚訝了。偵探長說。你不用奇怪。其餘二人。盡是胡言亂語。殺蒲利孟的是你。我也以為如此。你的裁判。不過是形式罷了。死刑總不能免。好了。去罷。美郎似乎還有話。但

是已經押出去了。第二個傳康阿英。阿英徐徐到偵探長面前。偵探長問道。康阿英。是你殺蒲利孟的麼。康阿英道。說一百遍一千遍。也是一樣的。偵探長說。很好。我也深信你。其餘二人。就要釋放了。你在獄中等候宣告罷。康阿英忽然很可憐的說道。且聽我一句。偵探長道。明白了。回頭向史祕書說。收監。第三個狗肉老唐。笑嘻嘻的進來。偵探長道。你也曉得的。他們二人都自己承認着是犯人。老唐道。全是說謊。我才是殺人犯。偵探長說。你招認得很好。老唐呆了一呆。偵探長說。我很信你的話。老唐道。話雖如此。……偵探長忙說。我明白了。不用多說。總之殺人是事實。老唐道。雖是事實。不過……偵探長急道。够了。又對史祕書說道。是第一等犯人。須嚴重監禁。於是狗肉老唐很失望的被史祕書領出去了。一回兒史祕書進來說。第一個有話要求見。偵探長道。是美郎麼。帶他來。美郎進來時。眼中含着淚。更覺可憐。對偵探長道。您真當我是殺人

我也從來沒有聽見過蒲利孟。偵探長道。那麼方才的話。與此刻的話。那一面是真的。芙郎急道。我那裏會殺人。偵探長問道。有何證據。芙郎道。他被害是在六點不到一點。其時我在復興館飯店內吃夜飯。一問阿榮就曉得。偵探長點頭道。不錯。這是反證。說罷。又向祕書道。第二個康阿英。不是有話要向我說麼。史祕書訝道。你怎麼知道。偵探長說。大約如此。快到這時候了。你去叫他來罷。康阿英進來時。也很萎縮了。他對偵探長道。您不見得深信我的話罷。偵探長冷然道。怎麼不信。那裏有警察官會不信犯人。口供的呢。康阿英叫道。冤枉啊。偵探長忙問何故。他說。我也沒見過那被殺的人。不知究竟是何等樣的面目。偵探長說。你要無罪。只消有反證啊。康阿英頓時精神充足了。說。可以去問問飯店裏阿榮。在蒲利孟被害的六點不到一些。我在復興館吃夜飯啊。偵探長道。六點鐘既在復興館。那是一定遇見過此人。說時。指着室隅的芙郎。康阿英道。豈但遇見。還一同吃的咧。芙郎也道。在一只桌子上

啊。偵探長點了一點頭。說。你們且等候着。其時史祕書開門說道。還有一人……偵探長回答一聲好。那大漢狗肉老唐悄然的進來。說道。我是自有世界以來的大說謊家。偵探長聽了笑笑。他又說。我沒有殺害蒲利孟啊。偵探長即道。方才不是你招認的麼。老唐道。所以我說是自有世界以來……偵探道。說謊麼。可有反證。他答道。昨夜蒲利孟被害之時。我……偵探長接下去說道。在復興館吃夜飯麼。老唐驚訝似的點頭。室隅的康阿英也插嘴道。大家一同吃着肉絲蛋湯啊。芙郎道。吃完了還添菜。狗肉老唐少擔心些。偵探長搖了電話。說三千七百十六號。你們是復興館飯店麼。阿榮呢。我們是警察署。一回兒主人周阿榮來聽電話了。偵探長說。我要打聽你一件事。你可認得買芙郎康阿英狗肉老唐等三個人。他答道。他們是常在附近的。偵探長說。昨天呢。阿榮道。三個人在此吃夜飯的。偵探長問什麼時候。他回答道。六點鐘光景。坐得很長久。六點前直坐到八點鐘。後來來了一個生客。與三

人談了好久。大約是託他們什麼事罷。偵探長打完電話。再回顧室隅三只小羊。說道。迷惑警察眼光的偽證罪成立了。康阿英哭道。這不過是開玩笑罷了。偵探長道。官廳可以給你們開玩笑麼。花了錢指使你們的是誰。康阿英答道。不知道姓名。美郎也說不曉得。老唐也道不明白。康阿英又說。他走到我們三人吃飯的桌子旁邊。掣出二十元來。說。要給自己的一位朋友。一個當。朋友是偵探長。你們須如此如此做去。然後可以使他如入五里霧中。姓名是我不曉得。偵探長問道。是我的朋友麼。康阿英說是的。他還提起那花瓶指紋和時鐘的話咧。賈美郎輕輕的說道。如此。我們可以去了。狗肉老唐也和着道。不錯不錯。正要移步時。只聽得上面說道。你們不說出此人的姓名來。就不能回去。大家都應道。實在不認得啊。此時室門忽開。三人一齊叫道。是他。他。那新聞記者杭德松。笑盈盈的立着。說道。哈哈。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惡事發覺了。偵探長訝道。什麼。是你麼。杭德松說。佩服你的慧眼。偵探長道。

你爲什麼要去弄出這種戲劇來。叫我受累。杭德松笑道。常常和你議論。談什麼警察的無能。所以打算戲弄你一下了。偵探長也笑道。好極好極。你對於這三個人。倒破鈔了。杭德松說。那是總要些資本的。偵探長道。這種情形。又可以記到報上去咧。新聞記者自己在那裏創造材料啊。杭德松道。我此舉毫無惡意。如果你怪我太惡作劇。那麼我謝罪了。杭德松慌忙對他行禮。偵探長回頭向三人道。飯店裏阿榮說你們從六點鐘坐到八點鐘確不確。三人同時點頭。偵探長又道。將要走之前。就有一個生客來和你們談話麼。杭德松接着道。生客就是是我啊。偵探長笑着向杭德松道。八點鐘三個人將要回去之前。你與他們約定的麼。杭德松道。細細想來。真是有些孩子氣的。說罷。一陣大笑。偵探長點頭道。明白了。大家回去罷。偵探長也笑着。三個人去後。門關上了。偵探長直立着。已經沒有笑容了。說道。親愛的杭德松君。發見此案。是在八點半鐘啊。杭德松一聽。顏色變了。偵探長又說。八點鐘時既知發生此

事而且很詳細。世界上恐怕只能夠一個人會如此罷。杭德松一聲悲鳴。要想走出門去了。偵探長一把拖住了他。叫史祕書道。將杭德松押入牢中。你在簿子上寫他是殺害蒲利孟的犯人好了。說罷。他看着桌上其他文件。又說

越做越不通

洗鳳樓

道。理由過一下再說。總之未曾熟練的犯罪者。往往會如此弄巧成拙的。杭德松出去時。偵探長又說。憑你警察怎樣沒有頭腦。警察如何無能。這一點事。到底幹得了的。

——完——

這天我友李君來訪，我正做好了我的著作，即以稿示友人。內部有一節，是引古人的事實，說的是「孔子相魯三月，魯國大亂，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友人開口便說道：「越做越不通。」我便追問原因，友人說道：「孔子聖人也，相魯三月，魯必大治，焉致大亂，即魯大亂，焉有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風氣。」我即帶怒帶笑說道：「你自稱博學，連四書都未讀熟，論語孔子說：『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朱子的註解，明明說着亂治也。難道我的亂字，就不能當治字用嗎？你自己看不懂，反說人家不通，這正莫名其妙。友人無言相答，便再向下看去，卻看王君之子，與徐君之子，擬於某日結婚數句，便很冷靜的說道：『我的學問，固然不博，不過讀書讀通的人，便可與子結婚了。』我便很不客氣，帶譏帶氣的說道：『不要自己認自己不差，難道論語孔子以其子妻之，和以其兄之子妻之二句，也不通嗎？』友人自知失敗，再不作聲，便再向下看去，便是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壯，不遠千里而來，』友人便不作聲，深恐壯可作叟用。



莫等閒齋滑稽話

悲天

小說

有某官慕王壬秋名。屢欲造訪。逢人寄聲。而卒不至。朱克敬戲為詩曰。釀花天氣冷如秋。風捲蘆簾客怕留。却憶去年彭太保。布鞋黏雪訪壬秋。

道光壬寅。英吉利犯廣東。果勇侯楊芳為參贊。因英人礮利。下令收糞桶及諸穢物。為厭勝計。和議成。遂不果用。有無名子嘲之曰。楊柳無力愛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公。糞桶當年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

有某官素惡名士。嘗語人曰。名士能辟穀乎。朱克敬聞之。戲作詩曰。名士原無辟穀方。貴人休替達人忙。冰山我有天公在。勝是人間沈部堂。

清咸豐時。軍務繁興。紳士多偕官衙參。或作字字雙曲嘲之曰。花翎紅頂氣虛囂。闖老打恭作揖認同僚。司道釐金軍務一包精。胡鬧果然有事怎開交。完丁。

王菽原官湖南。喜獎誘才俊。郭嵩燾等皆所識拔。及去。名流祖餞。相屬於郊。有賈人李明階。以廩生援例為訓導。素無因緣。亦往送之。或嘲以詩曰。新捐訓導。

李明階。手攬朝衣下轎來。贏得綺窗人笑說。老爺今日送藩臺。鄧廣文顯鶴。博學能詩。道光時。卿大夫猶知宏獎風流。廣文交遊頗廣。有不逞者嘲之曰。藩臺昨日拜區區。頃接中丞片紙書。南省無於卑職者。東齋敢說憲。

綱乎。一聯春海傳家寶。兩字成山鎮宅符。惟有新來陶太守。揭開手本罵糊塗。湘陰張自牧。奉令出使英國。為忌者所沮。或調以詩曰。中丞傳旨喜揚揚。觀察。

邀恩免出洋。遠道安危難預料。閒中滋味且先嘗。滿城不用飛名片。三節何須賞號房。從此招牌高掛起。湖南名士響璫璫。

郭嵩燾自海外來書言。英倫無鼠無蠅。適王壬秋鄉居苦蠹。戲為絕句寄郭氏云。齊宮白鳥飢何甚。魏邸金牀睡不成。猶勝虞翻窮骨相。獨居南海望青。

蠅。

離

鄉

(拜輪作)

學敏譯詞

(望海潮)蔚藍流水。蒼茫烟樹。故鄉取次分離。哽咽夜風。相呼海鷺。夕陽沒入天涯。一葉慢追隨。共殘霞落照。孤鶩齊飛。珍重聲聲。別情遙望岸如絲。曉風一霎徐吹。早矐矐紅日。又欲偷窺。海遠接天。天垂覆水。已迷大地依稀。故室想淒其。漸塵封冷竈。蔓滿疏籬。臍有忠心老犬。寂寞吠荒扉。
(踏莎行)小子來前。胡爲泣涕。淚珠溼透青衫縷。想來恐怕起狂飈。怒濤捲汝波中去。拭汝愁容。毋生幻感。船堅船固今如許。乘風破浪疾於鷹。鷹飛不逮還應妒。

(金縷曲)小子回言否。不關他風狂雨驟浪翻濤。走悒悒寸心關切事。二老難堪候久。悶懣懣中懷如酒。回首白雲何處在。賸淒風殘月寒星偶。天水外。惟君友。雙親愛我真無又。想平時歸來稍晚。倚門獨守。父孱蒼天常福我。行役猶來莫仆。解煩惱親朋還有。最念北堂衰草萎。鎮無聊悲泣黃昏後。應待到。重相遭。

(西江月)一掬思親淚酒。可憐小子無知。人生一夢幾多時。值得牢愁如爾。相見爭如不見。有思莫若無思。倘教我亦尙情癡。淚出應無底止。

(烏夜啼)回頭問我親朋。是何情。色白容灰。眉失遠山青。是法敵。是風伯。足驚心。累爾老懷。沖怔到天明。

(賀聖朝)親朋道我何曾懼。把閒懷輕訴。縱然怯弱似常人。死却從無怖。嬌妻稚子。尙留舊宇。爾隣湖邊住。兒如覓父。婦心傷。故愁顏如許。

(南鄉子)夠也老哥哥。是爾憂愁別樣多。玉雪嬌兒拋未下。嬌娥。密意濃情永不磨。獨我性情頗海闊。天空曠達過。儘自離鄉並去國。呵呵。還似平時笑復歌。

(摸魚兒)有情人。顰眉愁鬢。柔情洋溢如水。明藍眸子清於海。惹得丈夫腸沸。真似戲。酒萬點秋波。看取名花萎。好長吁短嘆。只一遇新歡。嬌歌軟語。紅淚化成喜。笙簫裏。逐隊曾經旖旎。而經都已全棄。清風盪滌襟懷淨。看我不曾憔悴。君須記。最苦是輕拋。少小遨遊地。無時再至。却近處危波。往年豔迹。不值隕吾涕。

(消息)獨倚危欄。四圍碧水。船直如矢。已沒親人。更無好友。爲我添憔悴。吟懷瀟灑。故情灰冷。何事更拋紅淚。除非是。依依老犬。尙思主人歸去。韓盧雖好。倘逢新主。怕也迎予狂吠。只有輕舸。還容裝載。合力如飛駛。隨風吹往。總能歡愜。別矣舊時鄉里。一任是。荒岩海角。絕無吐棄。

國民外交 應具之 國際常識

國際關係論 鍾建閔譯 一冊 九角

原書係彙集英國著作家 Bryce 遊美時之講演稿八篇而成，主旨在消弭戕害和平的危機，以謀國際友誼的增進。識見閎通，文章爾雅，譯筆循切，原意慎重，出之

萬國聯盟 周鯁生著 一冊 一元

本書詳述國際聯盟的經過，組織及活動情形，歷史與法理兼備，書末附錄漢譯及英法原文的聯盟規約，尤便研究者之參考。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吳品今著 二冊 一元六角

本書分通論分論兩篇，通論述戰前國際形勢及國際聯盟成立之經過，分論詳析國際聯盟之組織及附帶問題。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 周鯁生 一冊 二角

華會見聞錄 賈士毅 一冊 一元

大國際條約大全 本館編譯所 一冊 一元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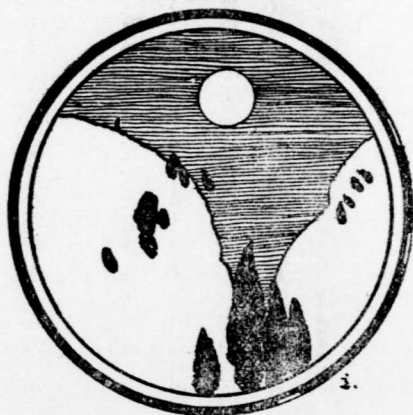
中國國際條約義務論 刁敏謙 一冊 一元五角

中國國際法論 王鼎 一冊 六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吳 槭

汪 劍 餘



人……吳槭（年二十七歲）

吳槭未婚妻（年二十四歲）

地……北京城中，花園一所。

時……清朝德宗三十一年，首夏之一夜。

景……月色皎潔，明星燦爛。

花園正門，顏曰菊隱園。入門有假山一帶橫亘於前，山上以女羅羣之山下有洞口，口通小徑，徑達

小說世界 吳編

一亭。亭前有池，池中有菱荷青蛙遊魚；亭後有土臺一座，高不盈尺，面積約畝餘，植以各種草本花卉；亭左爲修舍數楹，乃女主人讀書之院，院中設備幽雅，除中西書籍及器具外，尙有簫瑟風琴生花字畫等物飾之。

園中小道縱橫，道旁皆雜植松柏楊柳桃李梅梨石榴等樹，鳴禽棲息其間。

青蛙夜鶯，鳴聲上下。院中鐙火輝煌，光芒四射。

吳槭未婚妻淡妝蓬首，坐書案旁鼓瑟而歌。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

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浪淘沙）

此時吳櫛學生妝，衣扣孔中插疎麻數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手提一小箱，倉卒入園。聞歌聲，止步傾聽，點頭會意，漸顯悲狀。少焉院中瑟歌將畢，忽變徵聲，櫛乃前行且歌曰：

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折疎麻兮瑤葉，將以遺兮離居。（楚辭）

院門開，錦慢啓，吳妻趨出迎迓。二人相見時若帶有無限悲哀，相顧無言，攜手入院。吳櫛置小箱書案上，二人併坐書案前。

吳妻（唏噓）呀！先生，五大臣出洋期在何日？

吳櫛（淚欲落）那些孽物準於明日乘火車出京，我特來和女士告別的。（從衣扣孔中取出疎麻，

袋中取出相片。）前日我照了全身的相片，今日

從城外折來了幾莖潔白的疎麻，今夜把這相片

和疎麻一併送於女士，以作離別的紀念。（聲音

漸低）啊，我們的愛情已成空夢了！若到了明

夜，恐怕我已……（淚落不能成聲）

吳妻（以巾代櫛拭淚並執其手）先生何爲泣涕！我們在這黑暗世界裏生活，實在痛苦萬分，那個地方不是羣鬼啼哭，豺虎食人！先生慨然刺五臣，爲民除害，這種氣節使我十分欽佩；可惜我是個孱弱女子，不能做你的助手，實在慚愧！先生萬不可被愛情所拘束，國家比愛情重要多了。愛情是我們生命的源泉，國家是我們愛情的生命，倘使國家滅亡，愛情何在？

吳櫛 我最恨的是那些寡廉恥的文武官僚，他們只知以權利爲生命。外人利用中國官僚這般劣性來侵侮中國，今日訂一約，明日割一地，我想不到十年，中國將完全爲外人所鯨吞了！我幹這犧牲事業，在他人是覺得很難，在我是很願意幹。一則揭破清庭僞憲法的黑幕，使國人羣起攻之；二則使外人知道中國尚有男兒，稍知警惕；三則暗

示後人以炸彈對待假憲法名義，實行專制的魔王。但此舉不知要給女士多少痛苦，女士喲！我真害了你，你將不能再見我的身軀，你將不能再得我的安慰，我與女士一生的幸福從此犧牲了！唉，我的腸斷成千段了！我的心碎成萬片了！（復哭泣不能再言）

吳妻（懷喪狀）先生爲什麼又這樣傷心，做小孩子的醜態？先生去幹這種人所不敢幹的事，就是你給了我永遠的安慰，和你得了人生真正的幸福！身軀是要枯朽的東西，留着在這悲慘世界裏有什麼用咧？先生別悲哀了，我們照平日相會一般，且快樂一會罷！可帶了洞簫風琴到亭子裏去玩一玩，豈不好嗎？

吳樹（拭淚點首不語）

二人帶樂器至亭中併坐石礎，吳樹吹簫，吳妻彈琴唱歌。

勸君愛國救同胞，幾個男兒志氣豪？

飽我無才難共濟，莫因離別賦牢騷！（詳附白）

吳樹 女士，你這勉勵我的歌，我是萬分感激；可是

我喜歡聽你唱英文歌，請你唱那天唱的 The

Isles of Greece 罷！

吳妻（頷首唱）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y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希拉島兮希拉島，薩浮永歌其懷抱；

文武藝術生於斯，日諸月諸所在造，

悲彼懷烈不可留，長夏亢陽終不老。（哀希臘

第一章）

示後人以炸彈對待假憲法名義，實行專制的魔王。但此舉不知要給女士多少痛苦，女士噫！我真害了你，你將不能再見我的身軀，你將不能再得我的安慰，我與女士一生的幸福從此犧牲了！唉，我的腸斷成千段了！我的心碎成萬片了！（復哭泣不能再言）

吳妻（懷喪狀）先生爲什麼又這樣傷心，做小孩子的醜態？先生去幹這種人所不敢幹的事，就是你給了我永遠的安慰，和你得了人生真正的幸福！身軀是要枯朽的東西，留着在這悲慘世界裏有什麼用咧？先生別悲哀了，我們照平日相會一般，且快樂一會罷！可帶了洞簫風琴到亭子裏去玩一玩，豈不好嗎？

吳樾（拭淚點首不語）

二人帶樂器至亭中併坐石磴，吳樾吹簫，吳妻彈琴唱歌。

勸君愛國救同胞，幾個男兒志氣豪？

愧我無才難共濟，莫因離別賦牢騷！（詳附白）

吳樾 女士，你這勉勵我的歌，我是萬分感激；可是

我喜歡聽你唱英文歌，請你唱那天唱的 The

Isles of Greece 罷！

吳妻（領首唱）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y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li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希拉島兮希拉島，薩浮永歌其懷抱；

文武藝術生於斯，日諸月諸所在造，

悲彼懷烈不可留，長夏亢陽終不老。（哀希臘

第一章）

The Scian and the Teian muse,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

Have found the fame your shores refuse,

Their place of birth alone is mute,

To sounds which echo further West,

Than your sires "Islands of the Blest."

賽蘭太安其高歌，歌聲悲壯與綺羅，

詩人之名芳萬古，此地寂寥可奈何！

西島怒號回聲多。（哀希臘第二章）

吳繼 女士你唱拜龍 (George Gordon Byron)

這歌兒，唱得何等悲惋！拜龍是個血性的詩人，

他的作品與我國屈原的是一樣，我聽了把我的

痛苦都忘卻了。啊，夜鶯和蛙兒不唱他們那無辭

的曲調，來傾聽你的悲壯歌聲，我想他們也是慷

慨激昂的動物呢！我仍吹簫請你再唱下去罷！

吳妻 (同前)

And where were they? and where art thou,

My country? On thy voiceless shore

The heroic lay is tuneless now——

The heroic bosom beats no more!

And must the lyre, so long divine,

Degenerate into hands like mine?

伊人魂魄與誰居？故國精華已何往？

壯士悲歌久無音，英雄血冷我心快！

詩人皎潔長久留，七弦琴聲今絕響！

（哀希

臘第五章）

'Tis something, in the dearth of fame,

Though link'd among a fetter'd race,

To feel at least a patriot's shame,

Even as I sing, suffuse my face,

For what is left the poet here?

For Greeks a blush—for Greece a tear.

此邦劫後有遺民，憤彼夷人虐我族！

愛國男兒恥爲奴，吾今悲歌吾額蹙。

有誰方敢棄詩人？我爲希臘羞且哭！（哀希臘）

第六章

Trust not for freedom to the Franks—

They have a king who buys and sells,

In native swords, and native ranks,

The only hope of courage dwells;

But Turkish force, and Latin fraud,

Would break your shield, however broad.

弗蘭自由不可信，彼國君王狡且貪。

揮我長刀與壯士，鼓我勇氣方心甘。

突厥忤兮拉丁詐，裂彼堅盾將何堪！（哀希臘）

第十四章

吳妻 我歌倦了，請先生歌罷！
二人交換樂器，吳繼帶鳴咽唱。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悼殷歌）

握手一長嘆，淚爲生別滋。

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

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蘇武別妻詩）

吳妻 唉，箕子是個無能力的可憐蟲，不能把那虐

待百姓的紂王除掉，拯救百姓；到了周滅紂後，再

來唱這喪氣的歌，於國家人民有什麼益處？蘇子

卿他雖飽嘗了險阻艱難；然而他的氣節卒把可

怕的環境打破，回到漢朝來了。他的精神真是怪

可愛哩！我希望先生也和蘇氏一樣的成功罷！不

過這歌兒太悲哀，使人不忍卒聽，我也被牽動了

一線悲情呀！我們不在這兒唱歌了，借了月光到

亭外散步去罷。

吳妻挽手出亭，踽踽至池邊；均俯視池中，現愉快狀。

吳樹 女士你看這荷菱直挺挺地立在水中，好像在那兒譏笑人類貪生畏死無獨立性一樣；遊魚在水面跳躍，水面生了微波，多麼好看呵！我們人生是悲慘的可憐的。沒有遊魚的自由快樂，荷菱的獨立精神，真可羞呵！我不願在此看了，難忍受荷菱他們那種譏笑，我們人類是不如植物咧！我們唱着隰有萋楚詩走呵！

吳妻……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詩經)

二人且歌且走，穿一小徑，徑旁有梅數株，黃梅滿枝，吳樹折梅數枚。

吳樹 上月我們徘徊此地，梅兒未熟，我們折了兩個嘗了，其味太苦；今梅兒熟了，我們又來嘗他的酸味。這果兒暗示我們人生是虛偽甘美，真正酸苦，可不是一種人生哲學的果兒嗎？

吳妻 (沉思不語)

少焉，二人行抵土台，穿花叢而行，樹仰望天空。

吳樹 女士看呵！一線黑雲把月兒射破了，怕莫是

赤虹貫日一樣的先兆嗎？天河裏的狂瀾把那些可憐的小舟打破了，舟子們都深沉在水裏；北斗星酌滿一斗鳩酒把老人星毒倒了；大熊星張開巨口想把少女星吞吃；牛郎在天河邊呼他的愛人，他的聲音已呼嘶了，他的眼淚流到天河裏，把河水增漲許多。啊，天上也是和地上一樣的傷心慘目呵！我也要到天上去救那些可憐的人呀！

吳妻 先生，你的精神太刺激了，你宜珍重著，方不得誤大事。我想凡人做事，總宜以「冷靜的頭腦，科學的眼光」去做，必不得失敗的。先生別把這悲慘的人生記憶著罷！你看那徑前新開的石榴花，血也般的紅著煞是好看！花開花落，就是寫照人生是個長夢哩，時而醒，時而睡，與莊周先生說的那「死生爲晝夜」的話相同，我們何必計較人生的悲慘呵！

吳樾 女士說的這種超然人生觀，確是可以安慰我的靈魂，佛說「色卽是空，空卽是色」，這話與莊周先生所說的相同。說到此地，我的一切悲哀都沒有了。（顯愉快狀，並從腰間取時錶一閱）呀！今已夜半，我要走了，恐怕誤了大事；但是沒有好地方可以化裝，特地帶了化裝的衣服等件來了，想在你這兒化裝，免得明日倉卒。

吳妻 不錯，你可在這兒化了妝再去。

二人急回院中，吳樾開小箱檢點化裝服物，吳妻助理之。霎時，吳樾喬裝爲差人，頭戴大帽，身穿皂袍和馬褂，手持護書一本。吳妻在箱底取出圓柱形炸彈一枚，現驚奇狀。

吳妻 這就是炸彈呀！這物比匕首有用多了。唉！那些殘民以逞的官僚，被炸彈炸死的，也不知其數，大家爲什麼沒有一些覺悟呢？

吳樾歎息將炸彈納入懷中，執其妻手，依依不忍別。

吳樾 我去了，我們恐難再見了，現在就好像荊卿易水別，我們唱着易水歌分別罷！

吳妻 好，我歡送你到園門處去，我們沿途走沿途唱，多麼好咧！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此時月將西斜，微風吹衣。二人攜手反復唱易水歌，足合歌拍一步一步前進，抵園門。

吳樾（鞠躬）女士請回院去，明日的事我自有的把

握，你可放心，你自珍重。（注視其妻，忽顯悲哀之微笑。）

吳妻（鞠躬）先生此行一定可以成功，我在這兒敬候消息；倘若你以身殉了國家，我就以身殉愛情，我們共同生死，精神非常快樂，暫時別離，不算什麼一回事咧！請先生快去罷！

二人行禮而別。吳樾且行且回首；吳妻倚園門望之，至不見樾影始返院，院中燈火半暗半明，光呈悲慘色；月光從

四 我還能夠自安嗎

主人：「你喜歡吃酒嗎？」

僕人：「不。」

主人：「你喜歡吸煙嗎？」

僕人：「不。」

主人：「你喜歡賭博嗎？」

窗隙射入，斜照吳妻蒼白之面。吳妻獨坐唱歌。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楚辭）

（幕徐落）

附白

桐城吳樾夫妻殉義軼事，余在葉北巖兄處聞之頗詳，因有感觸，故作此劇。惜吳樾夫妻之作品，余僅得其妻所作之七絕一首，尚有絕命等詩無從訪得，實為憾事。

霽 虹

僕人：「不。」

主人：「你不說謊不罵人嗎？」

僕人：「不。」

主人：「去去。我不備你。你自己想想。一個僕人的品格。反比他的主人高。我還能夠自安嗎。」



夜 哭

謝綠岑

一陣笑聲，把窗外碧桃樹上的小鳥驚散了。無賴的春風，吹着雨後的碧桃花瓣，悄悄地飛到窗簾上來；花如解語，也許是來竊聽我們的笑聲罷。這時候我們的談話會，又開場了。我們在課後，不大喜歡到外面去跑，尤其是熱鬧的街市，因為太醜陋了。我們平時唯一的消遣，就是三五個人鉸在一起，隨意的談天，一會兒拍手狂笑，一會兒引頌高歌，簡直和夕陽影裏的鴉噪，青草池塘的蛙鼓差不多；有時也靜默到十數分鐘，但偶然發見了可笑的

資料，終於情不自禁的大笑起來了。初加入我們團體的，常疑心我們是瘋子，否則為什麼一個個像聊齋誌上所說的嬰寧一樣呢？但是我們還自命為樂天派哩！

今年，我們校裏新請來的藝術科教授余佩玉女士，她可和我們不同了。她在我們談吐風生的當兒，終是默默地不發一言；有時我們笑得捧着腹仰不起頭來，她至多不過輕輕地一笑。最初，我們以為她新來，和我們沒有熟悉，當然不好和着我們癡不癡癩不癩的笑。久久，仍舊

是這樣。一天到晚，忽忽若有所失，我們便覺得她有些蹊蹺。有時我們到操場上去散步，她一個人坐在房間裏，也不看書，也不寫字，呆呆地在那裏發怔，眼眶裏水汪汪地，彷彿含着一腔熱淚。我們的舊同事，常常背着她竊竊私議，甚或猜測她是懷春的少女。但是我個人的猜想，知道她一定有難言之隱，再不忍把「莫須有」的懷疑去加諸無罪之人了。

人類是富於感情的動物，尤其是對於被損害者的同情心。一點靈犀，不期然而然的會生感應作用的。佩玉既常常一人向隅，每使我們在無意中感着不快；有時正在笑說着，我忽然想起可憐的佩玉，竟獨自走到她房間裏去，和她閒談。因此，我們在同事中比較的知己了；但終未便啓齒問及她的身世。

窗外的碧桃花，零落盡了。我們校裏從今天起，要放一星期的春假。師生們一個個面現喜色，只有佩玉依舊是愁眉不展。下午，寄宿生和同事們，忙着收拾行李，趁車

的趁車，趁船的趁船，一個個回到家裏去了。我住的地方，和學校相去不遠，出了校門前的小弄，只要向西走過一條街便是。我在放假後的去留，當然不成問題。佩玉住在S城裏，往返較遠，在短時期的假期內，不預備回去了。我因校裏很冷落，她一個人又要因寂寞而更悲傷，便領她到我們家裏去小住；她不肯，要留我住在校裏陪她，我不忍拂送她的情意，便應允了。

佩玉和我同居的第二天晚上，風雨蕭條，春寒料峭。我們小窗一燈，十分淒其！誦「小樓一夜聽春雨」句，低徊者再。佩玉更是無聊，又是盈盈欲涕了！我很想找幾句話安慰她，可是滿肚子找不着相當的話。只有什麼「清明無客不思家，」每逢佳節倍思親，」說了她不是更要傷心麼？因此終於默默地相對着。後來她懶懶地在案頭抽着一本朱淑真的斷腸詞讀着，讀了幾首，不知怎的竟哭起來了。這時候的我，也不知從何處來的一付急淚，竟陪着她作楚囚之對泣；但仍舊找不着可說的話來安慰

她。

一會兒，雨歇了。我拭着淚，顫巍巍地對佩玉道：「佩玉姊！你有什麼委屈，對我說了罷，別使我在悶葫蘆裏猜啞謎兒了；也好叫我這付淚，流得有個名目，或者說明了，大家痛痛快快地哭一回罷！」

佩玉猶豫了一回，長嘆一聲道：「唉……六妹！我這一段痛史，本來不願意對任何人宣布的，妹既愛我憐我，和我深表同情，可不容我不對妹宣布了。唉！六妹，我說了，也不過累你陪我流些淚罷了。」

我已是個孤苦伶仃的未亡人了！在七年前，我讀書省校，這年我不過十七歲，同鄉在省城裏讀書的，那時我認識的只有舊友張松庵一個。他在七八歲時，和我同在一處小學校裏讀書，便相識了，因此我們遇放假開學，終是同來同往。他鄉遇故知，自然格外親暱起來，他在星期日，時常到我們校裏來看我，有時也同着遊覽名勝古跡。這樣的過了一年多，便漸漸的由友誼而進於戀愛了。後

來他得了我的同意，便託人向我的母親求婚，我自小沒有父親，我母親最痛愛我，只要我同意，她決沒有不答應的。她又素來聽得人說松庵的品行怎樣好，學問怎樣好的。松庵在假期內到我們家裏來，母親也曾見過他那溫文爾雅的風度。況且他又獨生子，家境也小康，所以我母親不加思索的一口允承了。我們有情人得成眷屬，快樂自不必說。畢業那一年的冬天，我們便結了婚。畫眉窗下，兩情繾綣，真不知幾生修得。唉！誰知此情此景，成了曇花一現呢……

前年，他的朋友介紹他到河南一個中學校裏去做教授。我本想勸他不要去，他對我說：「我本來不願意去，尤其是離開了你，我一個人去遠道跋涉；況且我在家裏也不至饑寒。但是青年人應當為社會服務，不該因為家裏有飯吃，便不去謀個職業。也可免得鄉里說我（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我們暫時小別，你也用不着悲傷。」唉！又那裏知道此別即成永訣呢……這學校的所在地，火車

不能直達，有幾百里的旱道，要坐驛車。他孤身獨客，露宿風餐，我委實放心不下；但是我又無法留住他。他去後曾經在途中寄我一信，告訴我沿路的情形。後來一星期內，便一直沒有接到他的信，也不知道他到校沒有？那時河南匪亂正熾，報紙上時常載有匪徒架人勒贖等事，我心裏很疑慮；甚至日有所思，夜竟成夢，夢見他竟被土匪架去了，受種種的苦痛，有時竟從夢中哭醒來。但是終以為這是幻像，不足憑的。又過了幾天，忽然接到他同學自校中來電報說：「他並沒有到校，已在去校五十里外的荒山下，發見了他的遺屍；行李都不見了，大抵是遭了土匪的毒手。我現在正要設法把他的靈柩運回故鄉」云云。我驟然聽到這個消息，痛不欲生，氣厥了一次。後來醒了，痛定思痛，幾次想以身殉。經不起我母親幾番勸我，含着淚對我說道：「玉兒你忍心使你媽媽見愛女慘死嗎？你死了，我這樣大的年紀，難道一個人活在世上不成。」我聽到這裏，傷心極了！哭着對母親說：「媽媽！兒知罪了。」

從此便把死的念頭拋開。但是松庵死後的張府上，可不容我安安穩穩的住了。松庵既沒有兄弟，又沒有遺孤，族中的幾個親房，虎視眈眈地覬覦這筆遺產，常常指桑罵槐的隱射着我訕笑；有時故意說幾句不入耳的話，使我聽見，務使我不能自安於張氏，然後把這遺產讓給他們瓜分。但是尸骨未寒，未亡人豈遽忍離此而去。因此我便做了他們的眼中釘，第二步的惡毒手段也便來了。一天的晚上，他們買通了一個流氓，預先躲在我的臥室裏，他們再來假作捉姦。事發後，我知道不能再留了。對他們苦笑了幾聲說道：「好！我離開此間便了；請你們不必再多費周折，你們不過垂涎這遺產罷了，其實遲早終是你們的。」說着，我就走了。從此我便和張姓永遠脫離，回家和我的母親同住。

我哥哥在一個小學校裏當教師，近年來教育經費竭蹶，往往只拿到十分之三四的薪水，要維持一家的生活，很不容易！我不忍坐食，便託人介紹出來做教員，但是

我覺得比去年在張家安穩得多了。唉！六妹，我薄命至此，還有什麼生趣，回首前塵，怎能叫我不傷心啊！……」

說到這裏，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了！我的心不是鐵石做的，怎能不感傷，便也陪着她大哭起來。這時候窗外

的雨，越發下得大了，彷彿他在那裏和着我們哭泣。壁上的時鐘，在我們哭泣聲中，已噹噹的打過了兩下。

——完——

一九二五，四，二日，蘭陵。

心潮錄

厲南溪

▲文字著紙。有力量。有氣脈。有態度。有感情。故區區文字。一若隱隱間即有一種不具軀殼之生命。不現形質之靈魂。存在其中也者。

▲或問治俗之法。余曰。多讀詩。多看畫。（能自作更妙）多弄音樂。多養花草。多誦古今名人軼事文章。

▲嘗見有跳索爲戲者。跳不過。多絆倒。男女之於愛情亦猶是。

▲忠於少數爲奴隸。忠於大多數爲公僕。何今世公僕少而奴隸多耶。

▲權位之擢得。僅在一時。主義之成功。垂諸久遠。

▲人生認別。難期一律。獨於金錢。大致如一。

▲聖人以心包其體。因其嘗以天下人之心爲心也。小人以體困其心。因其嘗以一己之心爲心也。

我們爲甚麼要研究學問？

(一)學問與位置——學問增高，則位置亦增高。

(二)學問與薪俸——學問增加，則薪俸亦增加。

中國最良之通信教授機關

吾人既爲職業所羈，不克親到學校上課，可不設法求學以謀進步乎？**函授學社**係**通信教授**之機關。入函授學社者，可在家中或店中，於每日閑暇之時，研求學問，而不致妨碍其現在之職務。凡有志求學者，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 | | |
|----|----------------------------------|
| 特別 | ①國文
②國語
③英文
④算學
⑤商業科 |
| 特色 | ①講義完美
②教法精良
③答問詳明
④學費低廉 |

本社各科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 (一)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報名處
(二)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卷三

第十五章 讞

(一)

倫敦高等刑事裁判所對於賈醫殺妻一案。在故壙
獄署開終決審之日。巴黎京報特派糜訥詣庭觀審。
糜訥先期趕來倫敦。藉知交友好之介紹。得於開審
前一日。獲識律師祁德雷。祁德雷者。法庭所指定本



審之公訴人也。是日開庭。一旬鐘前。糜訥穿行司脫蘭各街巷。以赴故墟獄。獄設法庭。以決刑獄。常日對於旁聽。限制獨嚴。非經許可而預領旁聽證者。不容輕進。非若其他法庭。盡人可入也。是日司檢收旁聽證之「玻璃絲門」。勞苦迥異常日。碌碌有不暇應接之勢。列席旁聽者之衆。以知案情動人之深也。

糜訥繳證券而入。跋涉層樓。盡梯級。進候審之廣廳。覓逕向中央刑庭走去。瞥見祈德雷自旁一廳室走出。脅下挾巨大文書夾一事。案牘纍纍。塞其中殆滿。御黑色褶肩長袍。戴白髮如制。雙眸炯炯。神宇英邁。望而知爲逾俊多才智之人。祈德雷出時匆遽。未見糜訥。掉首自去。糜訥飛步逐其後。呼祈律師者再。止而語之曰。公留步。公留步。願假三數分鐘一接談。祈德雷聞聲反視。見是糜訥。止步凝笑。叩所欲詢。糜訥欲詢之事正多。但以法庭共律師語。非可以絮絮究詰者。因擇要略以賈案之經過爲問。且曰。願聞本案審理之詳。想甚簡捷。無多曲折。祈德雷笑曰。敝國法

庭。固無事不簡捷。但有時亦甚繁瑣。至於審理手續。有爲君輩法蘭西人所未習見者。或不免訝以爲異。糜訥亦笑曰。信如是乎。言次。探衣袋。出手冊。握鉛筆以付曰。願安承教。祈德雷曰。諾。本案審理之經過。可以三數言概括盡其原委。賈立克逮案之初。由初級廳推事。領同二十四八組合之陪審團。開庭審理被告曾未殺妻。是否有罪。鞠訊結果。認定人言可信。賈醫殺妻之說不無可疑。遂置之獄。備文請派法警。爲罪證之調查。旋於賈醫寓內寤室。發見人體殘齒。似火焚餘。似藥物鎗燬所殘剩。其事評載報章。諒所深悉。糜訥曰。然。報端所載。我一一讀悉。人言寤底殘齒。實爲賈醫殺妻之鐵券。公於此云何。祈德雷笑曰。媿我無以答君此問。願君勿忘我爲本案公訴人。非事到其間。未便發表任何意見。糜訥自省失言。頰首無語。祈德雷勸慰。繼未盡之詞曰。類斯之案。經初審判決後。移送大審(註一)我國之所謂大審。猶之法蘭西貴國所謂「控訴審」(註二)也。該審爲預審式。禁絕旁聽。由受任推事。招集人證。研覈

是非。苟其認定初審對於被告刑事行爲之判決爲確當。則在初審判決書面。批註「定比 (fine bill)」二字。意謂罪案成立。應予維持原判也。案經如此批定後。卽轉送中央刑事庭。爲終決審。賈案亦猶是也。今日開庭。卽係本項審理。是爲賈案最後之一庭。其詳情與結果。君可於旁聽席上觀取得之。語既。接手爲別而去。糜訥整理所聞。詳細記載冊子內。默計吾其以頃所聞悉。先草數行電告巴黎本社乎。思猶未已。壁上時鐘鏗鏘一響。候審廳前羣衆爭向刑庭而趨。糜訥從焉。而以介紹得人之故。獲與倫敦各報館記者同席。列座於最接近當事人之第一排。糜訥坐定。四顧庭中。其最觸目而動於心者。爲英倫法庭佈置之儉樸。以及庭衆之端肅靜默。置身其間。渾忘所對爲研鞠殺人之刑事案。若列席於省邑官紳爲治安問題之會議。庭前器用。除本色橡木製就之椅案外。別無鋪陳。四壁空洞。不加藻繪。當乎糜訥前者爲審判長席。席設木壇之上。壇較常製爲高。審判長爲本審唯一問官。遵制由英吉

利皇帝選之大理事刑事長官中。擇尤頒特旨欽派。此屆欽定之員爲爵士皮格霖。糜訥睇其人。圓面寬額。隆準厚唇。光臉無鬚。儀容和善。有類兒時隨父老觀劇梨園。所見氍毹上之和善天官。弗若他人之森岑可畏也。其人御赤色法袍。戴白髮。望之儼然。令人想見路易十四世時人物。白髮巔頂。隱約具有圓形而小之活冠。冠端繫細綫。可以啓闔如意。有類小窗。容空氣透入顛頂。其爲製至滑稽。不常見者睹此。未免忍俊不禁。審判長案前。置有磁皿。中空無水。插入造花一枝。裹以素紙。庭長之側。別有公案。坐一藍色長袍之官。案上亦有同式人造花一枝。似官制所應具有。而爲法堂供設之一。用以示尊嚴者耶。糜訥指藍袍官人。悄詰座傍一英國報記者。問誰某。對者低應曰。檢事長。(註三)糜訥於英倫法庭官制。事前曾廣爲諏詢。略有聞知。知所謂刑庭檢事長。其職秩略同法蘭西法庭之檢察長。每開刑事庭。必須列席。而於案情審理。例不驛言訊問。似僅以備位供觀瞻而已者。糜訥視其人。修燿而端肅。

木然呆坐。微偻腰肢。有彷彿入睡之狀。更左爲律師席。席次列坐律師可十數人。一律玄色製服。戴白髮人數之所以衆多。殆爲買案案情所攝引。故雖無預於其事。亦以得悉觀聽。供研究爲樂。其據前席。凝神翻閱文件者有二人。則公訴人祁德雷律師。及經官指定爲被告辯護士之律師伊彬馥也。二人服飾同。且同坐一長椅之上。庭衆之不着庭蘊者。殊無以知此二人對於本審所處地位。有同敵國焉。別有木構壇坵。與律師席相向。是爲證人席。庭中央闌木成廂。中設二座。與衆隔別。糜訥初入時。箇中空不見人。此時則見欄後門啟。有一法警扶一人入。其人據空椅之一面。審判長。端肅爲禮而坐。糜訥睇其人。則被告賈立克也。臉色微微蒼白。而神宇泰然。聘眸周囑。眇視庭衆。已爾萃凝全神。莊容以望品格霖。品格霖發吻致詰。語聲和婉。不類法官之按刑囚。而似同等階級之人。閑相問答。然者。問汝何名。曰華德賈立克。問年齡。曰三十九。問職業。曰乘醫牙。官問及此。略略翻覽檔卷。握管有所記註。曰汝之

資歷。據本庭長調查所知。汝蓋與大利籍而畢業於美利堅醫學院者。頗有牙科博士文憑。來倫敦掛牌行醫。已近二年。然乎。賈立克曰唯。官又閱卷曰。查汝附案各項證紙。足以證實汝之爲人。……言及此。忽曰。汝在倫敦都市。尚操有他項職業。但於案無關。毋庸附加訊詰。聲吻頗含糊而玄祕。賈立克領首應曰然。案外之事。無當問詰。糜訥聆言。不禁納罕。默付研覈案情。允宜推敲入微。刑囚之事。奈何有毋庸附加訊詰之言。甚冀庭前對此。有提出抗議。聲請澈究者。假若不然。兩造律師亦必不容遂此含混過去。詎料事有大出糜訥意想之外者。庭衆對於官囚玄詭問答之辭。漠不爲動。一若咸悉個事。確於案情無所關涉。然糜訥駭顧動容。自念法庭審理手續。如此草率。英吏雖自矜簡捷。竊所不取。一昨聞人言。法庭並未羅致芳瑟。梅茜爲本案證人之一。已深訝異。殺兒之說。雖經雪誣。焉知伊於本案不與賈立克同謀。或且涉身爲從耶。乃竟無人疑及。已是一奇。今者庭衆於官囚應對。漠不置意如此。

益深惶替。賈之他業。究屬何事。何以官民一致。有默承以爲無當注意之趨勢耶。欲叩諸鄰座。慮爲人笑。遂巡有所未敢。讀吾書者。當知此時靡訥。縱發言詰詢庭衆。亦未必能得明晰之答覆。庭衆之夷然不以賈立克別操他業爲意者。非無故也。勃忒雷市牙科醫士賈立克實爲司各蘭德區大偵探湯豹所化身一事。夫豈若輩夢想所可及。苟其知之。或甚駭動。而欲一詳所以。無如君主統治權下之臣民。服從已成慣習。官有毋庸附牘之言。又誰妄致猜疑。賈湯一人之事。官中俯如五人團之請。諱莫如深。舍團友及三數高級官員外。嚴防妄洩。外人又奚從知之哉。糜訥方惶替問。警見有一老者。目架金邊眼鏡。手捧文書。起立朗讀。讀時聲吻微微顫抖。則法庭書記官（註四）誦讀案由也。詞曰。

本年四月十七日。倫敦市各區署警探。先後聞勃忒雷市盛傳有殺妻滅屍之事。當向該處附近鄰右婢僕。以及近街商販等。多方刺探。探有牙醫賈立克者。其妻忽

失踪影。人莫知所赴往。賈婦和婉。素爲居鄰所愛重。而賈醫則麤獷卞急。大不理於衆口。以此。居鄰對於賈婦之忽然失蹤。深滋猜疑。殺妻滅屍之說。一時傳遍遐邇。官中又復偵得賈醫別戀歌舞院（註五）一歌女。女曾嫁坎拿大漢子而與本夫無形離異已久者。官中方欲傳訊賈醫。不虞緹騎及門。賈已先遁。同時賈之戀人。亦復遁隱無蹤。二人之去。不約而同。而又不留些仔痕迹。予人有踵訪之機。顯是戀奸情熱。畏罪遠颺。冀逃法網。嗣經警探多方偵緝。獲悉賈偕戀人。同日趁維多利亞海船。雙雙放洋。首途赴坎拿大。其意蓋亦有在。如其一旦抵埠。克攜戀人離舟登陸。雙雙隱坎拿大人海之內。不僅免取維艱。而逮捕歸案。亦殊煞費手續。或且不免引起國際交涉。有傷英坎兩國間邦交輯睦。卒賴無綫電之便利。暨「莊嚴」海船航行速率之偉勁。得以偵探一人。攔海截浦。押解回英。又當偵探海行追緝之際。勃忒雷市區。賈醫寓宅。經其他偵探。在寤室內搜有殘

燄似火焚除。又似特製藥液所銷燬。有此證左。賈醫戕婦之情。已大明顯。殺婦滅屍之案。有同鐵鑄。而賈醫在洋面被捕。猶自狡賴。謂不知情。案經初審判決。移交大審。復經大審判定。維持原判。解送中央刑事庭前來。茲特開庭審理之。

庭衆肅聽書記官朗讀案由。實則狀詞所載。較報章所傳刊者簡略。爲一般人所已知。咸緘默以覘究竟。皮格霖於衆聲靜寂之中。爲例有之問詞。詰被告曰。賈立克。案由頃已朗讀一過。汝與衆同聆悉。趣面官自承。有罪否。此時被告倘自承罪。則無用更爲審理。問官即宣告辯論終止。按律定其罪刑。亦毋庸徵詢陪審團意旨以決刑讞也。詎賈立克慨然曰。我實無罪。爲人誣控。庭衆十九逆料賈立克之有是言。聆言漠不之異。於時。庭丁導陪審官十二人入席。被告生死。決之此輩。諸人既入。遵書記官詔。一一宣誓如例。祁德雷遂起立發言。逞其辯舌。力言賈立克有罪。廣徵博引。以質證其言。其言曰。賈醫之在維多利亞舟受

捕。自言海行非圖遠遁。蓋從所歡。踴覓被刦之兒於坎拿大。復稱渠妻之去。初無可異。人生有行動自由。夫婦不和。負氣出走。亦人事之常。其言未始不娓娓動聽。而我有須請法庭注意者。賈醫不能指出渠妻今之所在。準此點以爲關鍵。其他不難研覈也。况有許多入證物證。足以明定之耶。請召證人。各陳所悉。書記官應聲唱施霸之名。施霸出就證人席。本所知分別應答。祁德雷與伊彬馥雙方之問詰語。自受命偵緝本案之日始。迄押解賈立克進故墟獄日止。詳陳頗末無遺。復應伊彬馥律師之問而對曰。吾儕曾公推偵探佛輪徐前往法蘭西覓賈婦。佛輪徐此去。必可借馬丹賈以同還。佛去多日。尙無報告前來。直至昨日。審判長接有佛輪徐一電信。由法庭抄知司各蘭德警署。……伊彬馥不俟其言之畢。顧祁德雷曰。相對人如其許可。請朗讀箇電於主持裁判之陪審團前。祁德雷無異議。伊彬馥遂朗讀電文曰。

偵查有獲。開庭日准依時趕到面陳。

下署佛輪徐之名。祁德雷俟伊彬覆讀電文畢。叩之曰。被告代理律師如同意。請法官卽召偵探佛輪徐進陳種切。伊彬覆認可。書記官高唱佛輪徐之名。令就證人席。顧無應者。書記官言於官人曰。偵探佛輪徐未到庭也。庭衆自開庭以來。咸肅穆無所表示。而聞書記官此言。不禁錯愕動容。以被告一綫生機。於時實繫之佛輪徐。佛在緊要關頭缺席。於賈立克有大不利。賈立克聞佛輪徐未到。顏容愀變。良以內幕隱事。深知莫若湯豹。初計佛輪徐一去。必能奏凱。偕去婦以俱還。矧佛輪徐既有電文上法官。謂偵查有獲。准卽到庭面陳。所云有獲。非無故也。而竟不來。謂之何耶。此時湯豹亦不禁懷悚。頻頻以目眴視施霸。無如施霸置身證人席上。當衆人廣座之中。神有所專注。未及顧羣時。首領現爲刑囚者目語。當此時。法官以佛輪徐未來。別召其他證人。一一傳詢。內中有密斯愛第達。賈立克夫婦傭婢也。衆頗懲動於伊言。次爲百貨商店店主蒲七。雜陳所聞自各顧主之詞語。又其次爲車夫沙彌。其人撫

采羣言。力主賈醫實殺其婦之說。繼由檢驗吏宜稱所檢查殘齒。委係人體。經化學藥物剝燬化。瘞埋土中者。以殘剩無多。莫從辨別男女。但其中確有刑事行爲。所敢斷言云云。又謂警探搜得該項殘齒時。屍經燬化。歷時已近半月云。所述時日適與馬丹賈出走之期隱合。訊鞠及此。問官忽接紐海芬水上警察署致審判長一電。電文略謂。接本案律師電囑。遍查昨夕今晨進口船舶。並無偵探佛輪徐自法蘭西歸來者云。祁德雷獲訊。認爲此電對於本案所關甚重。言於問官曰。本律師根據此電所述。認定頃間佛輪徐一電。有假冒情事。箇電蓋自荻鴉泊拍發。發電時日以及發電局所。一一可按。如佛輪徐確曾在彼發電登舟者。此際應早踐言到庭作證。何以水上警察有杳無其人之事。前電不能發生效力。於此可見。依律應請拋棄。至若佛輪徐果否往覓馬丹賈。對於本案實不發生關係。假令屬實。而其無所尋獲。已不待煩言而喻也。不寧唯是。苟馬丹賈生存未死者。則賈醫逮案。依律應論抵之情。不

能茫無所悉。謂能坐視夫塔枉死。而自陷於藉故殺人之罪耶。言既歸座。落落數言。賈立克殺人之罪。已如鐵案鑄就。未可翻易。賈立克面官請曰。我尚有言上達。官許之。警吏乃容賈出就證人之席。身爲被告。而得列證人之席以發言者。此例惟英吉利律法有之。外人見此罔不異其特殊者。而在英倫民衆。則視若故常。賈立克坐定。微默而言曰。我實無辜。可誓天日。我婦不告而去。蓋怨我別有所眷戀。愛情不專注於伊一身。是以負氣出走。棄我如不及。妬惱使之然也。而世人所以疑我有殺伊之事者。殆以警探踵覓我時。我適有亞美利加洲之行。遂被認爲畏罪圖逃。實則我之有海行。蓋亦出之偶然。我登維多利亞舟之初。意在謀與戀人芳瑟一面。其時伊因愛子失踪。疑是本夫所劫。故買舟向坎拿大追去。話敘之間。船已展輪。不以我二人而轉舵。吾曷嘗欲出走哉。而今被逮。莫解嫌疑。唯是我婦如其知我將以伊故而被極刑。定必投案自首。婦縱我怨。當不至藉故死我以自陷於罪。諸維亮督。細加偵查。

毋使蒙不白之冤者。屈死於非刑。庭衆聞賈立克申訴之言。意殊落落。而賈立克亦於闕寂無聲之中。徐徐還被告座席。至若庭衆對於賈立克頃言作何感想。以及官人對之作何觀念。殊不易知。良以英吉利人非僅生性靜默。喜怒不輕易形之容色。亦且知法守禮。在法庭廣座。不敢妄恣言笑。弗若法蘭西人之率真。諒爲讀吾書者所共悉焉。於時兩造律師。各自據理論法。互爲辯護。聲聲約半小時。審判長凝神靜聽。莫贊一詞。但以時捉管。有所記註而已。已而。皮格霖起立。向陪審官團。撮要爲述案事之經過。以及歷審官廳意見。暨被告方面所執以爲抗辯之理由等。報告既畢。陪審官退席。庭事暫告中止。旁聽席上人。大都趁此出庭。散步候審廣廳之前。以活絡久坐麻痺筋脈。糜訥與鄰座之記者同出。法庭中悄悄問訊既頻。藉稔其人。蓋倫敦泰晤士報訪員也。其爲人凝重而慎於言。能操法蘭西語。吐音亦殊正確。糜訥得共暢談無礙。既出庭。糜訥顧其人語曰。如此庭事。殊深我訝怪。審理刑

事之案。平淡簡約。漠不動人如此。豈我初意所及。甚矣貴國法庭之衆。對於刑事之情趣。直恁恬淡也。因舉法蘭西民衆對於刑事之興味以及法庭審理刑事之手續。以告其人。其人莞爾諦聽。俟糜訥語既。微笑而對曰。誠哉貴國人士對於刑事案件興味之濃厚。而貴國法官審理刑事案件手續之劇能動人也。夙昔有聞。知之頗審。然據我個人之私。時不免以爲太過。願君恕我慳直。我以爲貴國法庭。有類戰場。喜笑怒罵。凡百情感。一一顯之語色。不寧唯是。貴國法庭。對於公訴及辯護兩方面。亦未免過於認真。儼若有切膚之仇。不倒對方。不足以爲榮顯然者。故提起公訴之代理人。職守所在。以能入人罪。罪囚莫逃於死爲榮。而擔任爲被告辯護之律師。則以不能脫囚人於罪刑爲大辱。各逞機智。以自快其私。真理遂以淆亂而湮沒。豈得謂是法理之平。敵國則不然。提起公訴。每由官廳指定律師執行之。兩造律師亦不若貴國之徑徑以訟事之勝敗爲榮辱。無所謂職守問題與任務問題。今日爲提起

公訴之人。翌日或卽一轉而爲被告之辯護士。兩造在庭。以地位言。雖屬相對的相手方。兩不互相仇視。各據事以闡真理。以求光明。殊途而同歸。似相忌刻。而實以相成也。……語未畢。糜訥方欲與辯。辯此制之未必有利而無弊。未及發吻。法庭之內鐘聲動已。陪審官將重列席。案情研覈有得。將以公同意見決爰書。布之有衆。

(二)

方庭衆散步候審廳前。施霸情急。逕入法庭鄰室被告臨時候審處。屏退警卒而與賈立克語。法警識施霸。不以爲忤。施霸亦自忘其犯禁。警士既出。湯豹望見施霸曰。施霸奈何。施霸與接手曰。湯豹。湯豹亟叩曰。施霸。庭對汝所聆悉。於意云何。施霸攢眉蹙額曰。我頗以佛輪徐之臨事缺席爲憂。陪審諸官蠢蠢。苟信佛輪徐之電有假冒情事者。事殊棘手。該電非佛輪徐所拍發。誰所拍發。唯是……唯是佛輪徐云胡不來。豈其臨時發生障礙。遂爲間阻而莫前。湯豹聳肩不語。施霸又曰。甚矣我惶戚。湯豹停眸諦視

施霸有問曰。施霸言發。遽止。施霸訝詰曰。豹。汝何言。湯豹曰。施霸。法庭之事。汝深識其底蘊。願汝竭誠答我。今日之事。官人何以處我。爰書而定。其死我乎。施霸不逕對。凝集目光。以睇湯豹曰。豹。汝宜竭誠告我。曾否殺死汝妻室。湯豹慨然曰。否。施霸。我未伊殺。天日可誓。施霸聆言。噫氣若釋。重負曰。吾儕終必救汝。湯豹。勿論事境若何。吾儕終必竭智圖救援汝。……言未及畢。法庭之內。鐘聲響動。警卒歸室。挾囚重上法庭。施霸不及竟言而去。匆匆羈庭衆中。還坐前席。於時首席陪審官挺立庭中央。面賈立克。申誓如律後。朗言曰。

賈立克。汝罪應死。公同議定。處決汝以縊首之刑。

(註一) Grand Jury 英律審判控案應否提審之

大陪審官

(註二) Chambre des Mises en Accusation 對

審

(註三) Attorney Général

(註四) Clerk of the Court

(註五) Music-Hall

(第十五章完)——留——

那末性命吧

唐希賢

幾個強盜把富翁捉住後問道：「你還是要性命，或是錢財？」
富翁急道：「我的錢財要留到老死作川資用的；那末性命吧！」

FOR MOVIE FANS

Books from which
Big Photoplays
have been made.

Gentle Julia	B. TARKINGTON
Captain Blood	R. SABATINI
North of 36	E. HOUGH
The Clean Heart.	A. S. M. HUTCHINSON
The Dramatic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	A. M. R. WRIGHT
The Best in Life (Fifth Avenue Models).	M. HINE
The Snob	H. R. MARTIN
Peter Pan	SIR J. M. BARRIE
McTeague (Greed)	F. NORRIS
K, The Unknown	M. R. RINEHART
A Girl of the Limberlost	G. STRATTON-PORTER
The Covered Wagon	E. HOUGH
The Sea Hawk	R. SABATINI
The Ten Commandments.	H. MACMAHON
America	R. W. CHAMBERS
Scaramouche.	R. SABATINI
Wanderer of the Wasteland.	Z. GREY
Babbitt.	S. LEWIS
Feet of Clay	M. TUTTLE
The White Sister	F. M. CRAWFORD
The Mountebank ("The Sideshow of Life").	W. J. LOCKE
Sinners in Heaven	C. ARDEN
Strathmore ("Flames of Desire")	OUIDA
If Winter Comes	A. S. M. HUTCHINSON
Yolanda	C. MAJOR
The Salamander (The Enemy Sex)	O. JOHNSON
Main Street	S. LEWIS
The Virginian.	O. WISTER
Penrod and Sam.	B. TARKINGTON
To the Last Man	Z. GREY

\$1.50 per cop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Sales Office:
C453 Honan Road.

Hongkew Branch:
22a N. Szechuen Road.

教育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

青年教育專號——徵文啓事

自五卅慘案發生，舉國民憤外族之日逼，悲內政之不修，於是奔走呼號，謀所以救國抗侮之計；而此種悲壯運動，實以青年之學生、工人及商夥爲主力軍。青年在一般社會，本係重要份子；而在吾風雨飄飄之中國，其所負責任之繁重，更非言語所可盡述。但環顧國內，其於青年，僅有殘酷的壓迫與盲目的放任，求所謂含有教育意味之指導方法與機關，絕不多觀。大之如學生干政問題中之如學潮問題，即極微至如女生剪髮問題，無一不出於無理由之壓迫或放任二途。此皆國內所共見，而非記者之過爲誇妄。倘長此以往，險象叢生，其於國家民族之前途，將有不可言狀者。本社愛祖國，愛青年，不敢後人，茲特於第十八卷第一號（十五年一月）出一「青年教育」專號，擬於青年教育創一有根據之原則，立一有系統之方案，以力免壓迫與放任之謬舉，深願國內教育專家之熱心救世者，惠賜鴻文，俾作南針。此則不僅本社之幸，國家前途實賴利焉。

一 論題之範圍

- (一) 青年教育原理
- (二) 青年教育範圍
- (三) 青年教育機關
- (四) 青年心理與青年教育
- (五) 青年問題與青年教育
- (六) 青年運動與青年教育
- (七) 中國的青年運動
- (八) 外國的青年運動
- (九) 青年學生的教育
- (十) 青年工人的教育
- (十一) 青年農人的教育
- (十二) 青年店員的教育
- (十三) 青年軍事訓練問題
- (十四) 青年加入政黨問題
- (十五) 青年政治活動問題
- (十六) 中國青年教育現狀
- (十七) 外國青年教育現狀
- (十八) 青年教育者的資格與修養

二 徵文之方法 十四年十二月十日限止 報酬概用現金

教育雜誌社謹啓

至死不悟

淡僊

科學家對瓊海說：「若是你面向東方繞行世界一

週，必可延長一日壽命。」過了幾年，瓊海往東往西往南

往北的去經商。嘗試戀愛，成立家室。與常人無稍或異，因

爲俗務纏身，所以對於科學家的警告，早已置之腦後了。

後來他的富戚某逝世了，遺下極大財產，給他享受。

於是他頓成爲巨富了。這真爲他意料所不及，較之以前

窘迫的境地，真有天淵之別。因爲他在未受遺產以前，想

起前程，總覺慘淡無光，猶如蝙蝠迴翔簷際，表示天色漸

見昏黑的一般。這時他坐擁偌大財產，田地和房屋。正在

非常得意的當兒，忽有鬼魂，大聲呼喊說他現在所享受

的快樂，是暫時而非永久的。這鬼魂便是他富戚的幽靈，

放回世上來，要創痛他姪兒直到進入墳墓的日子。他受

了這種曉曉不休的警告，就決意假作經營商業，立刻將

所有的產業，都變賣爲金幣。在他以爲地產將來或要價

值暴落，房屋恐被火所焚毀，只有這些金幣，永遠終究是

金幣，絲毫不會變更的。人有了金幣，那是可以快樂度日

的啊。

瓊海有了金幣，就隨心所欲的一一使用。但他偷生

怕死的心，仍舊深印在腦海中，絲毫不曾磨滅；因爲這位

逝世富戚的幽靈，常在他客堂裏，帽架旁立着，向樓上大

聲喊着說：人的生命極其短促；增加壽命是毫無希望的；棺木已經預備好了咧！瓊海多半是獨自一人坐在室中，有時也有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從沒有聽見他叔父呼喊的聲音，只有他自己一人聽見。所以他的心中，未嘗一刻忘記這可怕的死，因此幾乎要發狂了。

有時他心中將這種影像，暫是拋棄。對於科學家所說，向東方繞行地球的忠告，又放一線遵行的光明了。當時忽聞得他的叔父，用尖厲的聲音，又在樓梯上催促他說：「你應該速速打算，保全生命，你若向東繞行世界一周，就可多一日的生存啊！」

瓊海對於別人，素來不加信任，而遇事猜疑，所以他對於這有希望，而且寶貴的消息，在他朋友面前秘而不宣，恐怕他們要將這事仔細分析起來。他相信這事情是極確實的；但若有人切近的查驗，必定使他受劇烈的痛苦呢。他既然凡事不願假手於人，故此他終日繼續秘密進行他的工作。他以為人們若也都急急於向東方去，

或亦洩漏天機，干犯天庭的吧。並且輪船，恐亦不能同時容載這許多人呢。爲了這些原因，他對於所希望的這件事，尤其秘密進行，不使人們曉得。他想，比如費時兩個月，繞行世界一次，（他前讀某書，內載某人周遊世界，費時八十天，可惜這人的名字，他已經忘記了。）就能够多生存一日；那末，我周遊世界三十年，豈非可以多生存一百八十天，或是半年麼？世界人類，進步日速，文化亦愈趨愈高，將來幼發拉底谷的鐵路（Euphrates Valley Railway）早日通行，那時周遊世界愈覺迅速，我不必費三十年工夫，就可得到半年的壽命咧。

當時瓊海，年方三十有五，就帶了不少金幣，去作他長途旅行的生活了。他從多維起程，到卡雷去的時候，只有兩種聲音陪伴他，他真是幸運。恰巧那時幼發拉底谷鐵道剛纔構通，他是首先向車站買票，往加爾各答（印度首都）去的一人。在火車中，只耽擱十三天工夫。他仍嫌時間太長，所以回卡雷去，是轉美洲，如此算來，他繞行

世界一週，只需二個月另十二天就夠了。憩息二十四小時又起首上道。過了三年，瓊海仍舊虔心非凡，繞行世界，希圖長壽，可以享受他餘賸金幣。他蹤跡所至，無人不認識他了。有時人問他是誰，爲何如此僕僕風塵，幹的是什麼事呢？他毫不疑慮的回答說：「我是尋求生命的人，現在是來尋求長生術的。」從此他非在茫茫大海，鼓輪疾駛的輪船中，就是在風馳電掣的火車裏，去消磨光陰。并且他將途中經過的事情，一一記錄在袖珍日記上。當他第二十次周遊的時候，他面向東方，自言自語的說：「這樣行，比禱告天主，要求長壽，好多多咧。」其後數十年如一日，他都照樣做去，竟超過他豫算的日子了。那時布拉馬普得拉鐵道又築成一直可通到中國內地，卡雷鐵道，亦可以經過喀喇崙，加爾各答，直到香港了。繞行世界一週，亦不過四十七日零若干小時。瓊海得意不過，便將求長壽的祕密，告訴他的唯一女友，就是在敦倫管家婦。不料這女人非凡機警，她聽了這話，就和那首先通知瓊海

接受遺產的律師去商酌。伊知道還有許多金幣存着，這位瓊海夫人，便取去使用在火車輪船票以外，比較要有意識的事情上了。

人們如其欲保全可貴的生命，向看得見的前途走去，決不止息。瓊海經年旅行，到了瑪德拉斯，纔被醫生遇着。這醫生是特爲送去照護他的。半小時內，醫生見他唇焦舌燥，雙手發顫，面向東方，便使他暫時安歇，在相近瑪德拉斯的一間小屋裏。經醫生說服之後，瓊海纔知道若是在這小屋內用繩將一椅自屋頂懸於空中，坐在這裏面，地球就在下面飛轉，就如旅行一樣，可是比在火車輪船裏，來得舒服，因爲好避免了舟車的勞頓。這裏的費用，完全由他的夫人供給。

卜雷到香港，當時固然不能乘坐火車直達，不過後來或者辦得到，亦未可知。有人說，這時候你若遊歷印度的南海岸，必可看見一間清潔的小平房，其中有年老而

疲乏的人，面向東方，坐在椅上。這椅子用繩從屋頂上懸着；椅子下面，有一塊洋鐵皮；聽說這洋鐵皮可以間隔地球的吸力。他手中握着一只按時停止表。他不喝水，也不吸煙，每月大約祇要二十五個盧比費用。這就是瓊海。他聽見外面的世界上擾攘的聲音，便很切心的解釋，說他已是與紅塵脫離了關係。若是你說這擾攘的聲音，不過

是門外海波澎湃的聲浪。他聽了，必要悲慟非凡了。他心中的工作，快要停止了。不過他還有一點點疑惑醫生的話，到底真確不真確。

瓊海常常問道：「何以太陽不終日停止在我的頭上呢？」

——完——

止電筆記

虞邑北門外有魏氏廢園。斷瓦頽垣。闕無居人。彌呈荒涼之象。走廊有題壁詩。詞意悽惻。墨痕慘淡。不忍卒讀。詩云。遙望他鄉總寄愁。無端寶劍劍光收。從今一掉歸何處。空把胭脂血淚流。死後殘魂悵渺茫。回頭思想九迴腸。妻孥孤昔誰相問。我欲飛身至故鄉。余偶至其地。叩農人委曲。則曰。昔有士人。落魄窮途。欲歸不得。後自縊於此。意題此以寄其感慨歟。



古 城 得 寶 錄 卷 上 (續) 天 游

第 十 回 倭 克 曼 揮 刀 刺 韋 坡 莫 甘 璧 乘 亂 訪 琴 痕

莫甘璧休息了一夜，雖是傷痕遍體，身子怯弱，因為報仇心切，次晨起來，慢慢的依着賊人馬跡追去。一路上時時休息，走得很慢。只因懷着一腔忠憤，強支精神，不至於倒下地去。上蒼垂佑忠義之士，走了幾天，居然傷痕漸漸全愈，身子也復了原，同平時一般無二。身體強壯，走得就快了。只苦於阿拉伯人都是騎馬，饒是跑得快，也追不上去，他們回到寨中，倭克曼不再出外，專候韋坡回來。一路上來，琴痕很受了許多痛苦。不過他想起莫甘璧同那些忠勇的韋齊禮武士，爲他而死，異常震悼。因



此肉體上所受種種苦楚，反倒不覺得了。倭克曼對於他將來的計劃，不許宣洩。因此沒有人同他講。他卻知道這些強盜，是沒有道理的。天幸他們的目的，只在勒索些金錢，若是如此，不過扔丟掉些錢，尚不至於受苦。所怕他們有別的歹意。倭克曼的惡跡，琴痕是聽見過的。大家都說他擄了女子，不是賣給黑人做婢妾，就是到極北地方，賣給土耳其人去。連白種女子都不能倖免。若果如此，那可糟了。明知前途黑暗非常，禍變未來之先，琴痕向來鎮靜慣的，不能無病而呻。不過預先立下一個決心，打算到必不得已之時，預備自殺，以免受辱。心中常是寬慰自己，有太山在世間一天，他一定要來救援的。別人不能誇嘴，只有太山可以說一句滿話。凡是宇宙間生物，無論是人是獸，沒有可以抵擋得住他的。並且非洲是他生長之鄉，全部生物都服他指揮。不久他從渥泊回來，見了莊中景象，一定會追蹤而來，救援自己，並且替已死的兒郎們復仇，懲處這班惡奴。琴痕在那裏日夜希望太山到來，森林中

卻回來了一個韋坡。他這一路回來，真是日夜擔心，有十多次從獅虎的長牙利爪之下，逃脫性命。只仗着那一柄聖刀，從地球上最恐怖的森林中經過。夜間宿在樹上，白天掙扎着前進，有幾次遇見了獅虎犀象，連白天都要躲上樹去。這一天邀天之幸，總算給他遠遠望見了倭克曼的村柵。他從那邊出來，莫甘壁也從一邊林中出來。站在一株大樹蔭下，端詳前面的村柵。忽然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短髮鬍髻的人走來。舉動很熟。仔細一看，纔認出他是主人未上渥泊以前，在莊中款待的那個客人。正想招呼，忽然覺得他的舉動，有些形迹可疑，又縮住了。原來他看見韋坡出了森林，像很熟悉村中人似的，徑向村門走去。這就是大大可疑。因為非洲地方，不是熟人，是不許入村的。疑心一起，閃入樹後偷看形狀。果然韋坡到了門外，只叫了一聲，村門洞開，有阿拉伯人出來歡迎他進去。莫甘壁見了，恍然大悟，果然這白種人是個奸細，莊中受這一次浩劫，都是他去召來的。起初深恨倭克曼，現在覺得這

個白種奸細，比倭克曼還要可恨。總得收拾他纔好。按下

中守候他們。等殺盡了他們，再去挖取不遲。好在知道這

不表。且說韋坡入村以後，

恩去見倭克曼。覓進帳去，

克曼站起來迎接。他見韋坡

那種形狀，很是吃驚。問道：

「你遇見了什麼了呢？」韋

坡只把竊取寶石的事隱起，

把所見所聞，源源本本，述了

一遍。那袋寶石緊緊塞在腰

帶之中，上面有衣服蓋着，倭

克曼一些不知。饒是如此，他

聽說有百餘塊金磚，埋在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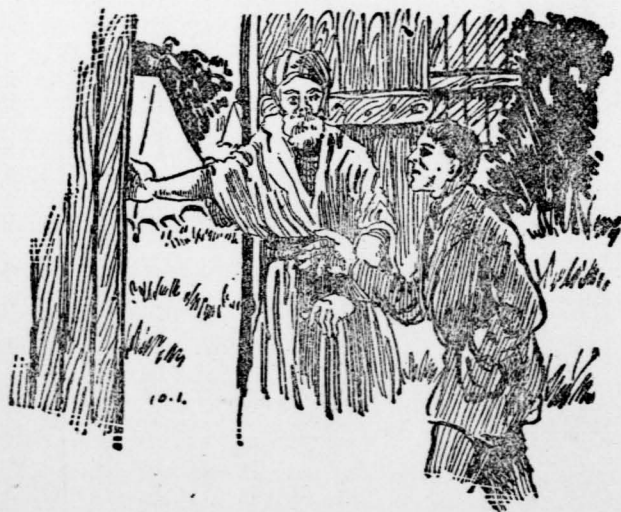
山莊火燒場前，快樂得眼睛

都成了兩道縫。欣然道：「既

如此，只用以一挖出來，很容

易的。不過韋齊禮部落中人既要來復仇，我們必得在村

要能够保存這袋寶石，就是犧牲一部份金磚，也是合算。



村門洞開有阿拉伯人出來歡迎他進去

件事的，這有他們部落中

人。把他們殺盡了，也不怕

洩漏。埋在那裏，沒人知道，

一些不怕。」韋坡問道：「那

女子我們將他怎樣呢？」

倭克曼道：「這個很容易，

既是已無取贖之人，我把

他帶上北方去，很可以得

一個善價。」韋坡聽了點

頭稱是。他那時忽然想出一

條妙計來。他想慫恿倭

克曼，派他帶了人，押着琴

痕上北方去，就可以順便

達那高飛遠走的目的。只

現在也看出倭克曼不是好相與之人，投入黨中，要想脫身，很是不易。入黨以來，常見有人不堪虐待，潛行脫逃，脫逃之人，十個有九個生擒回來，用極殘酷的手段，結果他們性命。他們臨死之時，那種宛轉呼號，至今想起來，還有些不寒而慄。自己既想脫身，必得計出萬全，省得再入他的羅網。想到這裏，有意無意的問道：「既要去取金磚，誰送那女子上北方去呢？」倭克曼低頭思索了好一回。他想金磚的價值，比女子的代價，來得高。挖取金磚，又是迫不及待之事。這女子久留村中，也屬非計，早些出售，也省得給他跑了。部下之人，只有韋坡尙爲可靠，送女子的事，可以託他去。好在北方道路，韋坡尙不熟悉。又是個歐洲人。若是想挾款潛逃，經過那種反對歐洲人的部落，也通不過去。諒來他也沒有這種膽氣。並且還有一法。同去之人，可以挑選可靠之人，暗下密令教他們處處留心，也不怕他逃走。主意已定，慨然道：「挖取金磚之事，本來不必，我們兩個同去。北方你去辛苦一踫罷。我有一個朋友在

地頭，他是專做這號買賣的，我替你寫封信給他，包管立刻可以兌價。取到了錢，你立刻回來，我在村中候你。」韋坡聽了非常滿意。這個他本來是求之不得的。心中雖是快樂，怕倭克曼生疑，臉上不露聲色。兩個人又商量了一回進行的手續。商議已畢，韋坡託辭要去洗澡剪髮。立起來告辭走了。回到自己幕中，洗了個澡，取出一枚手鏡來，把他拴在幕後纏住在幕上的一條繩子上。搬過一張很簡陋的桌子，一張椅子，放在鏡下，剃起鬍子來。久困之後，洗個澡，修個臉，精神確是要振作得多。那時天時已經不早，倒在那張椅上，抽着一支煙，預備抽完那支煙，就去睡覺。右手空着沒事做，把大拇指插進藏革囊的腰帶去。起初不過用他支一支膀子而已。一插進去，碰着那個革囊，不覺快樂起來。知道全村之中，沒有人曉得他有這一袋寶石。這寶石的價值，只有他估得來，不知給倭克曼知道了，作什麼狀態。若是見了這種光彩奕奕的東西，一定目光中生出生出渴望之色來。韋坡雖知道所值不賚，究竟連他

自己都沒有仔細看過，也沒有點過數，橫豎問着沒事，幕中又無他人，全村之人，除去守望以外，都已入了睡鄉，知道自己在幕中，別人也不會來的。

把腰帶解開，掏出革囊，握在手中，先把囊口扯開，向囊中張了一張。輪流着用兩手攔了攔分量。把椅子拖到桌前，把寶石向桌上一倒。頓時把一座污穢不堪的帳幕，從這心迷富貴的章披看來，變成莊嚴煊爛的王宮。知道憑着這桌上一大堆寶石，飲食，衣服，宮室，狗馬，都可以唾手得來。幾年渴望的富貴，不久就可以如願以償了。迷迷糊糊的，坐在那裏做夢。正在得意的當兒，兩道目光，無意中射上對面手鏡上去。起初心有所思，看不見什麼，後來忽然心地一清，彷彿鏡上自己



面龐以外，又添了一個人面。吃了一驚。定一定神，面不改色，向鏡中看去。只見倭克曼向他冷笑。知道鏡子正對幕門，倭克曼一定站在幕門邊偷

把椅子拖到桌前，把寶石向桌上倒一

看也曉得寶石已經給他看見。很是着忙。趕緊把目光移下來，仍舊像沒事人似的坐着，慢慢把寶石仍舊裝入革囊之中。塞入汗衫內。取出一支紙煙點着，抽了一口，站起來打了個呵欠，伸一伸腰，慢慢旋過身去。倭克曼已經不見。他是深悉倭克曼情性之人，既已發現他得了許多寶石，不獻出來，恐怕不但寶

石，連性命都有些危險。虧得胸中已有成竹，慢慢的收拾就寢。那時設或倭克曼還在暗中窺伺，一些看不出他神色。上有什麼變更。到將要上牀，纔過去把燈吹滅。兩小時

後，幕門一動，從外邊黑暗處，閃進一個渾身烏黑的人來。

是倭克曼。絨毯之下，只有一大捆舊衣服，用繩子紮得同

輕輕走進幕中，手裏握着明晃晃一把長刀，覷到韋坡牀前。韋坡的牀，原不過幾條厚毯子疊起來的，上面覆着幾條絨毯。那人用手向牀上輕輕摸去，絨毯之下，覆着一個軀幹，估量大小，正是韋坡。那人握刀的手一緊，舉起刀來，接連砍了幾下。卻不聽見有什麼聲息。很是驚異。一手揭開絨毯，顛巍巍的想在韋坡死尸上，取那枚革囊。不料那隻手纔伸下去，就毒罵起來。原來這個刺客，正



從外邊黑暗處閃進一個渾身烏黑的人來

身軀一般。韋坡已經不知去向。氣得倭克曼奔出幕去亂嚷，把各處帳幕中，業已安睡的阿拉伯人，一齊叫起來，在村中搜索了一遍，還是不見蹤跡。倭克曼氣極，指揮大衆，一齊上馬，向黑暗的森林中趕去。這些阿拉伯人騎着馬出村，那些奴隸們都擠在村門邊觀看。等他們走遠，關門進去。剛好莫甘壁閃在門外，趁勢雜在土人之中，混了進去。那時天上連星光都沒有，土人們也不知

道帶了個生人進去。莫甘璧的服裝，同他們本來沒有分

別。在村中大道上走着，一些

不受盤詰。等他們回到自己

幕中去，莫甘璧早就閃入幕

後去了。到了幕後，徘徊了一

小時光景，只不知他主母究

竟拘留在那一處。正在無法，

忽然看見有一處茅舍前面，

坐着一個土人，像是守望之

人。看別處並沒有守望，知道

是了。輕輕爬到附近之處，伏

在黑暗之中，靜待機緣。剛值

交班。莫甘璧剛到，那邊來了

個替班，走到原來的守望身邊。問道：『囚人在裏邊沒有？』

那人道：『在裏邊。我在此地，並沒有人進去。』新到的人，

就蹲下去。那人站起來回家去了。莫甘璧在地下摸到了

一支大頭棍，站起來，靠着

泥牆，匄過去。那個守望之

人背朝着莫甘璧，一些不

疑心後面有什麼危險。莫

甘璧既經知道他主母盪

禁禁屋中，救主心切，略不

再事瞻顧，閃到守望身後，

揚起那支大頭棍，覷準守

望頭上打去。正中那人腦

殼。吶噉一聲，身子往後便

倒。莫甘璧知道已經得手，

闖入屋中，輕輕叫了幾聲

夫人。只不見有人答應。吃了一驚，進去把屋中四處尋找，

只見琴痕。



去過籃槽泥着象來起站棍頭大支一了到摸下地在壁甘莫

——待續——

各種小說

小說能陶情養性亦爲消遣妙品茶餘飯罷手執一編舉凡宇宙珍聞古今軼事無不足資探討而增奇趣本館出版新舊說部都數百種或爲創作或譯名著或影舊刊宗旨純正文筆清麗茲將種類略舉如下

舊小說

上溯漢魏下迄晚清有筆記傳奇演義

平話彈詞曲選等百數十種成古文之淵藪極說部之大觀定價均極低廉備供普通選購

林譯小說

選譯歐美名著有教育社會俠義偵探

滑稽言情等都百餘種爲便整購起見另裝二集各五

十種第一集十六元第二集十四元

袖珍小說

內容精美攜帶便利分理想科學俠

偵探神怪言情等全書二十種定價二元

新譯小說

最近國內文學家創作及翻譯歐美名

著有寫實有浪漫有象徵形形色色各極其妙著譯者

均文壇健將當代名家其文學上的價值可想

■細目請見圖書彙報承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出版

“Come hither, hither, my stanch yeoman;
Why dost thou look so pale?
Or dost thou dread a French foeman,
Or shiver at the gale?”—
“Deem’st thou I tremble for my life?
Sir Childe, I’m not so weak;
But thinking on an absent wife
Will blanch a faithful cheek.

My spouse and boys dwell near thy hall,
Along the bordering lake,
And when they on their father call,
What answer shall she make?”—
“Enough, enough, my yeoman good,
Thy grief let none gainsay;
But I, who am of lighter mood,
Will laugh to flee away.”

For who would trust the seeming sighs
Of wife or paramour?
Fresh faces will dry the bright blue eyes
We late saw streaming o’er.

For pleasures past I do not grieve,
Nor perils gathering near;
My greatest grief is that I leave
Nothing that claims a tear.

And now I’m in the world alone,
Upon the wide, wide sea:
But why should I for others groan,
When none will sigh for me?
Perchance my dog will whine in vain,
Till fed by stranger hands;
But long ere I come back again,
He’d tear me where he stands.

With thee, my bark, I’ll swiftly go
Athwart the foaming brine;
Nor care what land thou bear’st me to,
So not again to mine.
Welcome, welcome, ye dark-blue waves!
And when you fail my sight,
Welcome, ye deserts and caves!
My Native Land—Good Night!



My Native Land—Good Night

LORD BYRON

Adieu, adieu! my native shore
 Fades o'er the waters blue;
 The night winds sigh, the breakers roar,
 And shrieks the wild sea-mew.
 You sun that sets upon the sea
 We follow in his flight;
 Farewell awhile to him and thee,
 My Native Land—Good Night.

A few more hours and he will rise
 To give the morrow birth;
 And I shall hail the main and skies,
 But not my mother earth.
 Deserted is my own good hall,
 Its hearth is desolate;
 Wild weeds are gathering on the wall;
 My dog howls at the gate.

“Come hither, hither, my little page;
 Why dost thou weep and wail?
 Or dost thou dread the billows' rage,
 Or tremble at the gale;

But dash the tear-drop from thine eye;
 Our ship is swift and strong:
 One fleetest falcon scarce can fly
 More merrily along.”

“Let winds be shrill, let waves roll high,
 I fear not waves nor wind:
 Yet marvel not, Sir Childe, that I
 Am sorrowful in mind;
 For I have from my father gone,
 A mother whom I love,
 And have no friends, save these alone,
 But thee—and One above.

My father blest me fervently,
 Yet did not much complain;
 But sorely will my mother sigh,
 Till I come back again.”

“Enough, enough, my little lad!
 Such tears become thine eye;
 If I thy guileless bosom had,
 Mine own would not be dry.”



逐日報紙上所載者

閱之可知所刊保證書凡試服紅色清道丸者均極力證明彼等曾經親自試驗此丸利平肝潤腸導滯之妙品乃是專治大便閉結肝火上升皮膚紅腫痛癢胸悶飽脹下所刊之原函乃是近日由山東濟南府濟南日報社經理董導丸齊先生手寄者述及清道丸如何減輕其痔症董君來函云鄙人久患痔瘡百治罔效兼事繁公忙每患時必加重後有友人告以此症輕重須服用便劑使此症輕克奏效且彼前亦患是症經醫士介紹服用清道丸即見功效於是即向藥房購買一瓶服後果然大便通暢痔瘡從未再發因此感該丸效力之宏大故修函鳴謝紅色清道丸西藥者均有出售或郵寄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確係美國貨



年五十國民華中

曆日記日

行發館書印務商

學校日記	國民日記	袖珍英文日記	袖珍日記	袖珍日記	案頭日曆	大號日曆	小號日曆
上等印書紙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上等印書紙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袖珍種乙 上等印書紙布面金字每册定價四角	種乙 印書紙假布面每册定價一角二分	種甲 上等印書紙布面每册定價三角	用印書紙紅黑二色印每組定價五角木座每只五角	用印書紙彩色印每組定價六角	用新聞紙紅黑二色印每組定價一角四分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五 投寄之稿，在五字以下者，不論附稅足退，稿信封與否，用則函覆；不用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特製三色版信箋信封
 (丁) 本雜誌

七 投稿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本社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報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報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選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1050)(一)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或地址更改者，請將新址或他處地址，務必將之，務問必之。

將定號定單，姓名、戶數、定何處寄，原寄處，四項詳明，方可遵辦。

方實錄，定辦戶數，繁多非此，無從檢閱，查難免誤，仍特聲明。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郵費表		定價表		郵章如有改動得照比例增減	不許轉載
國內(寄古新報費外)	本埠	全年	半年		
每日	一角三分半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本埠	二角七分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普通號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本埠	五角四分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特刊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本埠	二元八角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每冊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本埠	一元一角六分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每冊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本埠	五角四分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每冊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須另議。輪圖刻畫，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逕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小說世界)

止咳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打洋七元 每瓶洋七角



兜安氏止咳藥片

此藥片係本公司新出品藥料純良性極和平味甚適口香氣文雅藥之形式為扁圓小片裝於小玻璃瓶極便隨身攜帶可以藏之衣袋凡患咳嗽喉痛喉嚨刺激聲啞聲嘶等只須含藥一片徐徐化之畢竟有奇效也倘演說唱歌唱戲諸君在未發聲前含化一片可免喉嚨發癢刺激咳嗽諸患而於歌妓尤為相宜請試之方知此藥之不謬也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